

# 甲辰東游日記

元和胡玉縉

自署檢

# 甲辰東游日記卷一

玉縉弱冠後・即喜閱東西洋游記・及各種譯書・迺者以南皮漢陽二公命・赴東洋游歷・竊幸一見之足以證百聞也・隨筆記載・積成斯袠・本非箸述・故冗繁瑣碎・皆所弗計・四月十四日・由鄂啓行・無可記・自上海登舟之日始・

四月

二十七日・午後五小時・送行裝至日本郵船株式會社太生船・　日本郵船會社・本稱九十九商會・明治四年・改爲三菱會社、十八年・改今名・每年由政府津貼八十八萬元・二十九年・又有航海獎厲法・造船獎厲法・故其船數・有八十艘之多・噸數共二十六萬噸・比因戰事孔亟・本國船皆以供運送之用・此船於本年三月三十一號・即中歷二





月十五日。向英國租賃者。或疑特借以避俄人之猝擊。是不達事理之言。

二十八日。晨七時。開行。同房者。程子楷崧生。興甯人。以知縣。之官湖北而願學陸軍。可稱志士。胡子和　餘姚人。設隆記煤炭肆。每年由滬赴長崎三四次。爲言日本之所以興。由於教育。中國地大物博。苟能善爲變法。實地球第一雄國。又太息於倡言革命流血者之轉以阻遏新機。蓋深望政府之自强。而諸少年之勿過激者。余謂政府當濬卓識。持定力。合東西之粹於一冶。以爲制度。復察天下之變遷。而隨時增改。方能收效。勿糾纏於防弊。弊見而再剔。勿廢棄於畏難。力行即不難。諸少年當勤求學問。由普通而專門。各儲其才。他日可各効其用。勿言流血。徒流血何益。勿言革命。果革命。適以致外人之干涉。而自促其瓜分。

二十九日。風甚。舟頗顚簸。午後二時。煙囱著火。旋救熄。方人聲鼎沸時。余轉高臥。猶憶甲午北上。舟中幾兆焚如。亦處之泰然。蓋作事不可聽諸命。餘則孝經援神契三命之說。不我欺也。自擾者匪直無益。且或有害。

三十日。晨九時。舟更蕩。胡子和言已到五島。十一時。抵長崎。關人來驗病。客之在三等艙者。皆促至艙面察視。一二等則先照客單之數。集於大餐間。關人略望一過而已。此係無病之期。若時疫流行。不如是鬆懈也。午後三時。上岸赴町田勸商場。百貨臚列。悉標價目。有樓一重。四周皆通。惟市面頗冷淡耳。旋返舟。

五月

初一日。晨九時。上岸。謁駐日領事卞薇閣(綍昌)。藉悉華人在此經商者。祗千三百餘人。旋雇人力車。游諏訪神社。亦名長崎公園。山徑淸幽。

林木奇古。登高一望。巨海無際。諸峰羅列。皆在虛無縹渺間。眞勝境也。有銅馬一。有五釐金之碑。明治二十五年十一月立。有礮彈三。得諸威海衛。以爲紀念者。石牌題字甚多。有詩一首。頗可誦。其文曰。天門山斷海門開。岸上人煙擁鎭台。處處白雲飛不止。秋風一片布帆來。下敍南畝大田覃五字。其他林立之石。相距三四五尺不等。皆火葬地也。午後三時。開行海上。島嶼數十。若迎若距。眺覽絕佳。　長崎。本名玉浦。不過西海一小港。自荷英諸國乞請互市。慶長八年。明萬曆三十一年　始設長崎奉行。官名今廢　寬永二年。天啓五年　專以長崎通商。禁進他港。十三年。命於長崎築港建館。以居洋商。遂成一大市場。近則通商各口。計共三十五處。而長崎有船塢三。時有外國船入港求修繕者。回思旅順有天然之船塢。而我不能守。相形爲何如也。自上海至長崎。凡千七百九十七里。

初二日。晨六時。關人來驗病。如前。七時。抵下之關。即馬關也。遙望梯田層接。酷似閩省。猶憶癸巳年福甯道上之行。午後一時。開輪。同人縱論治理之難。甲云。由今之法。鎮日在處分中。明知差役如虎。而差役誰能廢。明知獄囚宜恤。而獄囚烏敢縱。其餘大率類此。牧令欲興一利。其窟宅於弊中者。阻撓之。謗毀之。甚或誣衊之。大吏於上控之案。派員密查。微論委員未必廉察得實。即得實。不加譴責。而已多此痕跡。吾是以悔心。乙云。州縣爲親民之官。昔人恒言督撫必從州縣起家。方能洞悉利弊。惟通商互市以來。教案疊出。雖日言秉公辦理。而國勢弱。不得不左袒教民。否則領事得以短長之也。且近來州縣。署事居多。往往暫度目前。於是小民之積怨愈深。一旦猝發。而後任適承之。雖以陸清獻公之賢。亦不能預料。吾是以將過班。丙云。州縣所轄。大者或七八百里。事事責諸一身。非四目四聰。誰能勝任。人言地

方官權力大・最可辦事・此殆自欺以欺人耳・若欲實心辦事・試問有一事之愜心否・方今惟督撫可成大業・建大勛・州縣非變官制不可爲・吾是以不願得缺・之三說・皆有理・爲撮舉於此・十二時・風黑不辨・停泊美多來之灣・

初三日・黎明・開行・六時・關人驗病・如昨・午後六時・抵神戸・凭欄遠眺・市廛繁於長崎・一路峰巒秀麗・呼之欲膺・昔聞先師袁主事說・廣西山皆如盆景・吾以此當桂林之遊・偶閱大阪新聞・知六月十五號（即昨日）・午前十時・常陸佐渡長門三艘・均被俄人擊沈・三艘皆郵船會社船・其噸數・常陸・六千一百七十五・佐渡・六千二百二十六・長門・千八百八十四・七時・湖北學生俱登岸・將附汽車發東京・

初四日・晨八時・開行・午後二時・羅苻農大令（慶昌）與三浦駒太郎筆談・悉舟正行熊野沖・（日人名海爲沖）・晚十時乃過遠洲洋・即太平洋之一部・所

沈常陸丸三艘。係運送兵士至浦鹽（即海參崴）者。熊野沖。舊隸紀伊國。今爲和歌山縣治。其牟婁郡新宮東。有徐福墓。即熊野山下也。徐氏瀛環志畧。以爲在熊指山。誤。前黎蒓齋公使（庶昌）曾謁之。聞得福所齎鞍轡。尚藏熊野神社庫內。他日當流連憑弔於其間。

初五日。午後六時。將抵横濱。忽大風。停泊。關人乘小汽船。衝浪而來。驗病如前。吾於此歎日人作事之不苟。日本自明治十二年長崎一帶。虎烈刺之症盛行。即所稱霍亂吐瀉者。其病最易傳染。商之各使。定驗疫之法。惟德國船以其規則未善。不服檢查。破例駛入。論者引爲大辱。於是外部復與各使議改。各使乃布告其民使遵行。日人之務伸其志類如此。

初六日。晨六時。進口。自長崎至此。凡二千八百七十二里。上岸。先到旅具檢查場。有善化留學生劉耕石（頌虞）招待頗周至。九時。附汽車。十

時抵東新橋。中過海灣。見礮臺六座。每座相距約中里一里弱。德川時拒絕美艦所築者。今廢而不用。旋赴神田區今川小路松本館旅舍。同鄉徐榮巖（傳霖）諸人。先後來。傍晚移寓三崎町三崎館。

初七日。午後六時。訪李佛翼觀察（辯霖）周崧甫太守（以翰）於森田館。均晤。

初八日。晨八時。謁湖北留學生監督李子申觀察（寶巽）鄧芷溪太守（沅）均晤。又謁楊星垣公使（樞）。據稱學校將一律放暑假。湏從速參觀。同人宜全往。無庸分班。否則彼將疲於接待等語。午後三時。赴上野勸商場。大於長崎而無樓。百貨駢闐。分別部居。不相雜厠。如在山陰道上。目不暇給。有塑像乘自轉車一人。神采奕奕。入門即見。蓋將以新衆人之耳目。非賣品也。又購游券。赴動物院。獸之屬。虎、獅、象、熊、貔、鹿、麞、駝羊、羚羊、狐、貍、猿、猴、貛、貘。皆標明何產。惟獅尾如牛尾。尾之末有

毛如禿筆之四散然與內地畫圖絕異其最奇者曰四不像面似驢耳似馬身似牛尾似羊以云四不像洵無能易然亦可稱四像昔揚雄有言童牛角馬不今不古今之薄中學而西學並未窺一二者吾將以四不像名之已又有駱駝野豬係近日戰勝俄人所獲者並無足觀鳥之屬鶴、鸛、鷺、鵝、雁、鵝、鴨、鸂鶒、水雞、蓺以水池上覆鐵網其火雞孔雀駝鳥鴯鶓之類別爲巢屋其鸚鵡寒號（蓋蝙蝠類）、鴟鵂之類別置鳥籠此外蠵龜瑇瑁是爲水族又有觀魚室障以玻璃各設水管注新泄陳以換空氣俾游泳其間不失江湖之樂凡金魚鰻鱺蚌蛤十數種最可憎者鯢魚長尺餘四足色斑黑而衆多其諸賤而不易死者歟

初九日晨八時赴橫濱正金銀行先交匯券給以銅牌再交牌給票分爲換掛（掛猶處也爲換猶匯兌）收納掛仕拂掛（猶付給處）抵當課內國課定期豫金

掛。各司其職。不相諉亦不相侵。立法甚善。規模亦頗宏敞。又至蔚豐銀行。交劵後即給票。票皆整數。其五圓十圓散數。別一室司其事。匯劵後須本人簽字蓋印。則兩處同也。謁領事袁學初（思永）。藉悉橫濱商務並不盛。華商約分三幫。廣東二千人。福建五百人。三江千人。三江者。甯波上海人居多。歸後。赴憶蒓園宴。　商務。大阪神戶爲最。橫濱次之。長崎函館築地又次之。華商之流寓者。橫濱爲多。次神戶長崎。又次大阪函館築地。

初十日。晨九時。訪蔣韶九（鳳梧）吳縉章（傳紱）。均晤。韶九留心教育事。深望吾蘇之有振興學務者。今涇陽公開府其地。渠爲之額手相慶。又言俄日開戰後。斯拉夫氏大煽黃禍之說。日本特遣末松謙澄男爵赴英。金子堅太郎男爵赴美。俾兩國報館。默爲解釋。日人之用心。正我國所當法。余謂際茲時局。以中國論。與其俄勝。不如日勝。日本文

明之程度。操必勝之劵。余於去冬應仕學院課。當時端倪尚未露。而早已及之。此後即有小挫。終必大勝。惟恐黃白競爭。我將首受其禍。則正不得不汲汲變法以自強也。蔣吳二君深韙之。午後二時。赴淺草公園。購遊劵。到水族館。所見鱗介。殊形詭狀。不可殫述。有甲螃蟹。其殼甚大。徑約尺三四寸。其身甚小。足附於身甚多。皆伏在殼下。兩螯又甚長。又購劵赴動物院。勝於上野。猩猩也。狒狒也。皆是院獨具。猩猩多智。西人測其腦六十度。與阿非利加洲黑人等。吾謂世之龐然自大。而絕不參觀世變者。其腦殆出猩猩下矣。有鱷魚。韓文公所欲驅者。而今竟蓄之。有膃肭。別築水池。圍以欄。見人則時時躍起。似欲搏噬。又似忻喜者然。此外有塑像人形種種。皆彼邦之歷史。有一女子像。身穿紅衣。以電光激射之。變五采服。旋又復舊。又設傀儡戲。有牽絲傀儡。有杖頭傀儡。蓋淺草本繁華地也。出院。購劵。觀旅順激

戰圖。其法設一大圜形高臺。下有小門。初入時。朦朧如夜行。數武。緣梯而上。彷彿若有光。極目四望。則見海也。山也。樹林也。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遝。植立者。疾趨者。搴旗者。執刀者。放槍者。點礮者。挽車者。絡繹相屬。或火光迸裂。煙燄迷天。則巨彈墮地也。或帆檣傾側。水浪高湧。則軍艦被擊也。其餘積屍枕藉。或伏。或仰。或斷臂。或折足。或遍體殷血。令人目不忍覩。幾自訝其身在戰場矣。憶前數年在上海觀普法交戰圖。亦大略如此。

十一日。晨九時。訪查玉階直刺（雙綬）前爲湖北留學生監督者。午後一時。赴上野。購券。游博物館。有樓一重。規模闊大。其列品配置。共分五類。曰天產部。凡動物。乾腊植物。礦物之屬隸之。曰歷史部。書籍。金石。圖畫。貨幣。印紙。度量衡。兵器。樂器。服飾。舟車。文房具。玩具。家什。以及上古遺物。奈良時代遺物。蝦夷琉球臺灣風俗。外國風俗之屬隸之。

曰美術部、繪畫、書蹟、彫刻、抹漆之屬隷之、曰美術工藝部、寫眞、圖畫、印信、竹木紙革玉石甲角諸製、以及織製燒製之屬隷之、曰御物部、則御用冠裳萐扇之類也、流覽一周、目爲之炫、其書籍中有殘宋本玉篇廣韻、洵可寶貴、而盲人西島中丹以紙撚所製道德經、尤精妙絕倫、鑛石中有象脛所變石、鯨魚所變石、亦頗奇偉、上古遺物中、有石槨多具、殘缺土偶等、令人莽然如置身太古、想見渾噩之風、惟外國風俗中有磁製弓足、又有泥人形、爲嗜鴉片者被妻將毆而作觳觫狀、對之赧然、最異者、凡涉及我國、恒與韓並列、曾不躋於歐美之班、嗟乎、欲免人侮、願我政治家之勿自侮也、旋赴留學生會館、及江蘇同鄉會事務所、

日本元明天皇和銅三年、由藤原遷都平城、即今奈良地、爲唐睿宗景雲元年、後奈良天皇、則在明世宗嘉靖時、所稱奈良時代、未知何屬、蝦夷本古長鬚國、爲日本別種、今隷北海道、

聞已澌滅將盡矣。

十二日。晨八時。偕巴縣留學生曹希仲騰芳至麴町區富士見町。觀市立富士見小學校。分尋常高等二科。剏於明治十年。漸次展拓。現生徒約千三百人。男六女四。右有附屬幼稚園。二十九年立。約百五十人。晤其校長橫須賀純。至音樂教室。見羣兒唱歌。手舞足蹈。皆能整齊。至運動場。觀體操。或男子牽手成外圈。女成內圈。或女外男內。變化多端。難以名狀。皆寓紀律於游戲之中。至幼稚園。見保姆以紙折各種玩具。教穉兒習之。又有小木模型。使穉兒爲山爲塔爲房屋爲橋梁爲滊車。濬發心智。莫善於此。即所謂恩物者是也。聞是校教法甚善。名人多出其中。故其正教員之俸給。視中學校教員更多。觀畢。謁長岡護美子爵。爲言中國亟須變法自强。尤須注重武科。將弁萬不可用文人。並言去年與某侍郎論練兵事宜。意見不合。又太息於

自費生不得入陸軍學校之非計。長岡先世。本熊本諸侯。自以功勛封爵。現爲東亞同文會副會長。其人儒雅而敦篤。所說不我誑也。午後三時。至九段游就館。亦購劵始得入。所列軍械旗幟。及各衙署德政牌匾額。皆甲午年得諸我國者。亦名國光館。彼之光。我之恥也。旁爲靖國神社。乃祀維新前後之爲國而死者。又至宮城。本爲德川舊府。疊石八九尺。徧植樅松。無雉堞。其城門上間有樓。門外有濠。架梁以通內外。雖曰石城三重。而外二重皆半圈。非如環之無端。其內一重。隔以二重橋。行人不得進。遙望宮闕。絕不壯麗。惟樹陰滴翠。其氣鬱鬱葱葱。又見楠正成公馬上大銅像一。

日本當元至順三年迄明洪武二十四年。亦分爲南北朝。南朝後醍醐天皇。土地甲兵。遠不逮北朝光明天皇。而卒支持殘局六十年。使北朝合一者。由於楠正成起兵勤王。戰敗身殉。其子正行等繼之。激發忠義。屢蹶而屢振也。

故日人譚義烈者。必首及楠公。

十三日。晨九時。造畫館送圖來購數十種。午後四時。訪任筱山(傳榜)。晤在座有奉節留學生鄧志穀(孝可)者。言西京留學生。同校多日人。較諸東京之尙多本國人者。其感觸尤易。日前有西京學生調赴戰場。與我國學生言。此次開戰。實因與中國同存亡。我行不得不併力。未知諸君腦筋如何。所述如此。聞之滋媿。

十四日。晨八時。訪李監督。赴橫濱。未晤。午後一時。謁嘉納治五郎。亦未晤。至小石川白山御殿町。購券遊植物園。林木陰翳。別饒清曠之趣。日本學生數人。或挾書參考。或執筆描摹。蓋園爲理科大學之附屬。本以資研究。非徒供娛玩也。有皇太子手植松數株。有溫室。須日曜日(即星期)縱覽。在玻璃窗外略望。大都皆盆供。據稱係熱帶種。交冬即須火烘。隨訪潘子欣(志傑)約明晨觀體育會。旋同附電車。到京橋油

繪展覽會。俗所謂油畫館也。例亦須購券得入。 油畫傳自泰西。其法實本於光學。始猶未能盡善。四百餘年前。義國人辣飛爾（亦作賴飛野彫譯音同耳。）不剏尋丈尺寸之法。凡淺深遠近。陰陽凹凸。必一一度量明塙。然後著筆。其油塗處。有凸者。有平者。近視之要皆粗亂。遠望之。則極繪水繪聲之妙。蓋中國畫多於虛處見神韻。此獨於實處見工夫也。

十五日。晨七時。至子欣寓所。偕赴麴町區飯田町體育會體操學校。分高等普通二科。剏於明治二十四年。額定生徒高等百名。普通五十名。以養成體操教員爲宗旨。幹事高島平三郎導觀遊戲及美容術體操。遊戲班。係新生。尚欠整齊。美容術乃係第七期畢業者。共二十二節。每節另一人黏條。舉其中之生徒。以當教習。如抽籤法。使無趨避。先講說。再教授。畢即退入原班。易一人。以次徧及。爲將來教員地。誠良法也。即約子欣及欒巖至鳳樂園小酌。旋訪韶九。是日夏用清

修撰(同龢)由海上來。亦寓三崎館。已薙髮易裝。蓋欲入法政速成科。不如是。即形迹終不能融。使內地聞之。必將浮言四起矣。

十六日。晨八時。訪李監督。晤。並留餐。午後一時。赴小石川區大塚窪町官立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謁校長嘉納治五郎。尙未到。某君導觀各處。並無功課。其敎室。若倫理論理。若心理。若敎育。若哲學法制經濟。若國語漢文。若英語。若英語獨語。(英語敎室凡五。此英獨語敎室凡二。)若地理歷史。若數學。若圖畫。若農學。若物理。若生理動物。若地質鑛物。若化學。或一科有數室。而準備也。實驗也。研究也。演習也。標本也。材料也。器械也。藥品也。天秤也。暗室也。各視其科以爲需。一科亦間有數室。凡六十餘室。此外有手工木工金工各敎室。有製作品陳列室。有物理細工場。有藏書室。有大講堂。可容四五百人。其自修室。寢室。食堂。以及庶務諸室。匆計。既未得攷察精神。爲記形式於此。非震其規模之大。亦

以見事事必求其實•非鑽研故紙•或編錄講義者•遂可抗顏爲師也•校於明治五年•就昌平校遺址剏設•遞經沿革合併•三十五年改今名•本年新築移轉•額定生徒五百名•其專修科•研究科•選科•無定額•現共六百人•有附屬中學校•又有單級小學校•凡畢業生•十年間必從事教育之職•專修科生則服務七年•觀畢•嘉納君到•約七月一號•在宏文學院•聽其演說•旋赴參謀部•訪和田植晤•

十七日•閱黃氏日本國志•竊見光格仁孝兩朝(乾嘉間)•亦嘗拒互市•錮處士•是時風氣未開•無足怪也•孝明朝(道咸間)•美艦俄舶•迭相刼盟•自審勢力不敵•與之訂約•亦可謂明於事勢者•與我道光辛丑壬寅間立約相似•迺憤激者流•始主攘夷•繼主攘夷以尊王•一倡百和•遂至刺大老(庚申壬戌兩事)•攻使館(己未至壬戌四事)•殺朝臣(壬戌癸亥兩事)•何又與我庚子之亂相似也•雖然•攘夷者•攘夷以尊王者•意初不在攘夷尊王•在傾覆幕

府。彼誠慨將軍主政六七百載。大權在其掌握。王室危於累卵。於是乘間而發。毅然與幕府爲難。迨幕府既覆。卒達尊王之點。得以成明治之中興。此由立意本公。故輾轉而不離其則。豈語夫挾私見以圖徼倖者。

十八日。晨八時。赴本鄉區湯島町官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有附屬高等女學校。設於明治十六年。附屬小學校。設於十一年。皆所以練習教育方法。附屬幼稚園。設於九年。所以練習保育稚兒方法。本校則七年剏立。初無高等字。此乃二十三年所名者。先至幼稚園。見幼兒在室中。或習紙折諸玩具。與前在富士見小學校所見略同。一室。地板上畫大圈二。外圈與內圈。相距二尺許。女教習奏風琴。小兒羣唱歌。魚貫而行。依圈旋轉數次。又有教生。隨同照料。令一小兒。立於中央。羣圍之而轉。遞易數兒。遂率至運動場。教生者。本校四年學生充

之。所謂實地練習也。定額生徒百二十名。分四歲五歲六歲。各爲一室。其貧而不納費者。不分年齡。別設兩室敎之。額定六十名。至小學校。出生徒各種成績見示。其音樂敎室。適唱歌。一女敎習鼓風琴。諸生各手一冊。對之而歌。時起時坐。音節有未諧者。敎習糾正之。必令諧而後已。凡分三部。第一部皆女子。分高等尋常二科。額定尋常百六十名。高等八十名。第二部亦分二科。尋常一學年二學年生。男女合敎。各爲一級。其餘分男女。合兩學年爲一級。共三百二十名。第三部。但有尋常科。不分男女。男或習手工。女或習裁縫。蓋爲貧而不納費者設。凡六十名。至高等女學校。出軍衣數襲見示。謂皆學生所製。又特檢出德文地圖。其於我山東省膠洲灣。已著紅色。笑謂彼意已作殖民地。嗟乎。吾聞日本第五次博覽會。其通運館內。有臺灣模型。將我福建各海口繪入。幷染黃色。彼此相證。可爲寒慄。安得不汲汲

變法以自强也。其他博物標本諸室俱備。凡三科。本科三百名。專攻科百名。其選科無定額。至本校。未見功課。凡分四科。本科三百名。專修科百十名。其研究科選科亦無定額。凡卒業生。五年間必從事教育之職。專修科生則服務三年。至運動場。見一室懸繩六。兩女子各扳其一而上。而二。而三而下。又將兩繩結短。作一圈。徑約四五寸。另列兩竿。如簸梶然。係以一綫。離地約三尺許。女子持繩圈。退後作勢躍過。亦有躍不過者。又有一板。長約二丈餘。闊二尺。厚二寸。兩面各斜削寸餘。臍一寸弱。別有底木一。柱木二。如屏風然。數女子移至中間。先後行其上。其行也。一足站穩。即以一足伸退一二次作勢。再行。如是者五次。而板已度矣。午後一時。赴神田區宮本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東京教育博物館。陳列各品。不可殫述。共凡五類。曰學校建築。曰學校備品。曰教授用具。曰生徒成績品。曰學事統計規則

類。蓋專爲研究教育之資。故與他處博物館不同。附近爲孔廟。係寬政十一年。（嘉慶四年）德川家齊就元錄時遺址重建者。首門額題入德門。次杏壇。又次爲大成殿。所供聖像及顏曾思孟四像。高約三尺許。龕各有門。導觀者特爲啓視。鞠躬。將閉。復鞠躬。蓋敬禮先師也。七時。至牛込區西五軒町宏文學院。聽嘉納君演說。謂日本三十年前所有教授法。與中國同。即微有不同。而皆從漢文得來。不適於用。維新而後。學校林立。規模已具。雖視歐美尙未逮。而人心固結。明效頗著。所以然者。人人知學。即人人知道德。除官立學校數處。餘皆市立。或私立。而關係尤重在小學。凡人情恒喜賞惡罰。故惡法制。欲民知法制。必先使知道德。欲知道德。必先普教育。父母有不能教子者。必多設小學以教之。日本凡中小學校。皆地方籌款。於國稅外。分別大小戶。以爲徵取。初因不出。猶用壓力。近則無不出者。於是農工商賴小學

政治亦頗小學。兵亦然。從前未受教育。軍士往往脫逃。近則人人有國家之思想。即人人同袍而敵愾。小學關係之重。於此可見。教小兒。須使有活趣。與教成人不同。則師範其尤要矣。凡教育之道。不必盡以書。演劇也。唱歌也。小說也。新聞也。皆可作人忠義之氣。中國各省大吏。能注意於教育。一切政事。庶可緣此而立。所說約二時許。院內學生仁和韓强士永康爲通譯。爰舉其大槩如右。

十九日。晨八時。赴麴町區日比谷町東京府立第一中學校。校於明治十一年。三十二年重加改葺。規模頗大。謂之第一者。東京府尚有三中學。一在多摩郡立川村。一在本所區柳原町。一在麴町區飯田町。故以此爲別也。因人數太多。分四班參觀。四人導之。余等先到大講堂。一教習講倫理。大致以智育德育體育。分貼智仁勇。或疑其有意傅合中庸之語。余謂日本乃素崇孔教者。自明治二十一二年間。歐

風甚熾。心醉西學者。幷道德之說。均以西洋為主義。甚欲以基督之教。列入學科。二十三年下詔。仍以儒教為宗。中有啓發智能。進公益。廣世務。重國憲等語。故各學校所教之修身。雖不題為孔教。實皆孔教也。其他各教室無功課。惟理化室。某君特取青蛙一。以綫縛於板片上。先將喉間劃破。旋斃。再用鍼以電氣過之。覩其股之伸縮。謂可以悟醫理。至體操室。分兩班演習。各教各法。而諸生絕不混淆。室外為運動場。方演兵式體操。各持洋槍。或退後。或衝前。或旋轉步伐整齊。乃知今日制勝之道。早基於平日矣。凡在高等小學校二年者。即可入。故有補習科。現生徒約八百人。

二十日。晨十一時。赴楊公使宴。談次。偶及日本與歐美各國。以本地人。治本地方。故事無弗舉。中國須隔省。甚或數千里。情形不熟。故欺朦易而整理為難。幷津津道其在廣東籌辦數事。蓋此說前人已有言

之者。尚屬理想。彼則本廣東駐防。曾官於其地。實爲經驗有得之言。午後二時。到會館。同鄉築嚴子欣。綰章。筱山。韶九。及葉希賢基楨。功甫基勳。蔣緗之祖賢。王詠梅季綸。沈職公同午。約赴江木寫眞館撮影。以爲紀念。并至寶亭。西餐。八時。遊日比谷公園。基址寬廣。據稱某處仿某國。各有取意。係經營十六年而成者。有小亭一二座。有松本樓。專備料理也。即勝者。池畔林間。多設靠背長椅。供遊人憩息。中國園。必以樓臺相點綴。適成爲私園而已。池中央。疊一石。高約二丈數尺。暗設機管。水由下吸上。自石頂衝出。復倒垂向下。四面噴洩。若瀉玉跳珠。致爲可觀。風吹細沫。往往溼人衣。方在樓下啜茗。忽歡聲若雷動。則提鐙行列數百人至也。各手一鐙。大書帝國萬歲。或祝捷。或連勝會等字。盖因近日戰勝俄人。國民以是爲慶賀。於此見日人愛國之精神。

二十一日。晨八時。赴下谷區上野公園地官立東京美術學校。觀卒業證書授與式。乃係第十三回者。以講堂爲式場。凡職員。卒業生。及來賓。式場上各有所定位號。鐘一鳴。依次而坐。文部大臣亦祇一座。無特別儀制。校長登臺說。次卒業證書授與。次特待生證狀。次精勤者賞狀。校長退。文部登臺演說。卒業生總代答。其授與也。旁一人唱名。諸生先鞠躬。領受。再鞠躬。校長皆答。此無關教育宏旨。記之以明其規制而已。先是觀陳列品。如繪畫。圖案。彫刻。塗髹。及鍛金。鑄金。彫金各器玩。俱極華美。仿古則又古色斑斕。皆諸生所手製。再遊動物院。出。數十武。見高阜上巍然獨立者。西鄉隆盛銅像也。足穿草履。右手牽犬。左持短刀鞘。各一。旋至青陽樓。西餐。午後一時。至本鄉區元富士町東京帝國大學。先觀法科。有大講堂。可容二三百人。其講師座後。有黃漆板。甚光滑。捲上房頂。其末端又向下捲。謂講師發語。由此

板逆折而落生徒各座。可以徧聞。一室。羅列各種刑具。刀。劍。鋼叉。叉柄上密布鐵齒。係德川時代所用。其他各國古時刑具之雛形。及圖畫標本。未能悉數。次觀工科。入列品室。其中滿貯雛形。或兩山架鐵橋以通火車。或層樓傑閣。或陶磁窯。或鹽田。無不模範畢肖。全形恐未悉。又或分析其形。約二百數十件。至機械室。見各種機械及蒸汽機甚多。至電氣室。凡電信電話電鐙等之需電力者。或器械。或模型。一一臚列。有冶金采鑛室。則各地鑛質。以千萬計。有釀造室。則爲實習釀酒造醬油之地。又觀文科。亦分各教室。至圖書館。凡三室九庫。有和漢書十七萬餘冊。歐美書十四萬餘冊。蓋學中諸生聽講外。必以書參攷。故洋洋乎蔚此鉅觀云。

西鄉爲維新三傑之一。廢藩時。以勤王功。擢陸軍大將。明治四年。生番之役。實主其謀。役罷。復議攻韓。政府抑之。遂歸薩摩。設私學校。招致著名標悍之子弟。十年。倡亂

鹿兒島。日本悉海陸軍攻討。閱八月而始平。是爲西南之役。西鄉不可謂非豪傑也。但豪傑必濟以聖賢之學問。而豪傑乃可貴。否則亂臣而已。如西鄉者。意在抗政府。而累及國家。亦安用此豪傑哉。景慕其人者。不可不愼。

二十二日。晨八時。再至大學。觀理科。入機械室。機器多具。均未試驗。入光學室。見三角玻璃。分日光爲七色之法。入音學室。見以音叉黏黃蠟。驗聲大小之法。至電學室。教習桑木彧雄。川玻璃泡。如西瓜形。接之於細皮圈。使通電氣。則見光綠如燐火然。用紙一片隔之。以手貼近於紙。手中之筋骨皆見。而皮肉悉明透無影。攷諸他書。其器爲克路司。其光爲愛克司光。其紙則以銻硫粉敷過者。至人類學列品室。所有石器時代遺物。及各國風俗。與博物館中略相似。又有諸種族頭骨。謂可驗腦度之別。入地震學室。以地震一事。日本較他國爲多。

故特設專科以爲研究所儲各器皆以測震度之强弱據稱皆日本自製其動物學室備列鳥獸蟲魚及海緜諸品其地質學標品有地層史有鑛物有古生物有岩石其鯨魚骨謂係東京某銀行建築時掘出因憶日本地內得有象骨所變之石說者謂象乃熱帶所產隔海不能來兩國古時必連接無海今地中有鯨骨則日本在古時爲海地滄海桑田桑田滄海原有此理必以相隔三四千里之海程而亦指爲陸地竊恐未然也觀醫科室中藏有玻璃多瓶浸以藥水凡人身自首至足一肢一節以及五臟又一月至十月之胎無不畢備其病院分內科外科產科婦人科小兒科眼科耳鼻咽喉科皮膚病徽毒科爲諸生實習之所日本興學以醫學兵學爲起點故醫理尤多發明聞大學自明治二年剏設沿革合併初非一次三十年始定此稱計卒業生凡五千人今有四千人居官治事美哉學而後用國

之所以強歟。大學分法科醫科工科文科理科農科。祇觀五科。而工科亦尙未觀全者。農科別設他處。工科則自六月初三日夜。即中歷四月二十日。造兵科之製圖室發火。延及造船造兵及土木各教室也。約損三十萬圓。方値兵事。而忽罹此灾。彼邦人頗滋疑竇云。其占地凡九萬九千九百七十九坪餘。（方六尺爲坪。）

二十三日。晨八時。赴赤阪區青山北町府立東京府師範學校。適無功課。瀏覽一過。凡理化實驗室。器械室。標本室。藥品室。銃器室。自修室。寢室。以及各教室。金工場。木工場。屋內體操場。俱極完整。有講堂一。可容三百人。閱其一覽表。校剏於明治六年。至三十四年。遷地改建。共費二十八萬六千百八十九元。宜其規模之大也。舊與女子師範合爲一。是年始分。凡本科四年畢業。簡易科二年四個月畢業。其畢業者。須在府下小學校。盡教員義務十年。簡易科六年。若有北海道

廳長官。府縣知事。指定爲教員之令。則五年。簡易科三年。私費生則爲三年。其簡易科二年。有附屬小學校。剏於明治九年。分尋常高等二科。男女合教。爲師範生練習教授方法之所。至運動場。見十數兒。彼此相扭。以臥於地者爲負。亦有氣力已盡。而尚未分勝負者。教習立於側。判之。是爲角觝遊戲。閱畢。至青山亭。西餐。午後一時。赴茬原郡目黑村駒場。觀農科大學。爲帝國大學之一部。而占地十七萬九千三百七十五坪。幾倍於全部。動物。植物。物理化學各教室。圖書室。養蠶室外。凡園場。苗圃。水田。植物園。桑園。茶園。養魚池。無一不具。皆諸生實習之地。某君就近引觀。一過已苦疲憊。一室養苗於磁盆。以便攷其肥瘠。有出蟲者。置諸鐵絲籠。以便攷其孳生。其物置處。有耙犁等。與中國或同或不同。其極舊而不合用者。亦列之。有各國新式機器。用之。一人可抵數十人百人之力。其陳列品室。儲禾穀果蔬桑

柘及編席等類。有稻稈。長至六七尺。穗頭粒綻而多。其昆蟲。則皆以鍼貫之。其植物之腊葉。則以裱厚紙夾之。其農產物製造所。或仿舊法。或發明新理製造。其温室。四圍玻璃。不受雨露。據稱每日用機激水。冬二次。夏早中晚三次。温度以七十度爲斷。可使加倍發榮。詢以中國向有冬不冷春不發一語。似此巧奪天工。於物性有無妨礙。答云。須察物性之宜。中國相傳之說。亦自有理也。至獸醫室。見病馬胃中所結圓石塊。如椀大。又有牛舐之毛。結成一球。內皆雜毛。外包黑膜。如雞卵大。取自牛胃中者。並有腹中未消之銅鐵等。其仿所解剖之獸。製爲模型。據稱自日本始發明之。其獸之病蟲。及獸受病之臓胃。並數十日以至百二十日之獸胎。皆貯於瓶中。一一標識其上。

二十四日。晨八時。至神田區一橋通町官立東京高等商業學校。觀卒業證書授與式。與美術學校相仿。惟是校卒業生。有專攻部。有本科。

故文部祝詞後•兩科中各有一生•先後總代謝•又有農商務大臣演說•大旨謂諸生須精研華語•商業乃可發達•竊思商務重英語•故學科中列專目•清韓俄法德西班牙意大利語•可任習其一•今乃注重於華語者•中國勢弱•爲日人所輕視•惟富庶則尙爲其豔羨•各國商力團結•猝難競爭•中國渙散•易於操縱•道路尤近•當即其命意所在•觀於清語講習會•校舍相接•尤可恍然•昔曾惠敏與日本駐英公使吳雅娜曰•中日宜官民輯睦•沆瀣一氣•中華財產•足以沾潤於東鄰•日本兵力•足以屏蔽於東海•不意於今日而竟驗•惠敏之所以爲敏歟•雖然•一任其蹂躪我商業界•而不思所以抵制•終非計也•先是流覽各處•有圖書室•約共三四萬册•日本爲多•歐美次之•中國頗少•而二十四史•林文忠政書之類俱備•其商品陳列室•庋各國物數千種•亦以日本產爲多•午後一時•遊私立女子職業學校•剙於明治十九

年。翌年移轉一橋通町。凡貧家女子。不能入官立學校者。入此學校。學成各藝。所得錢。半留學中。半歸本生。幷可在家製成各物。交學中評定價值轉售。法至善也。入圖畫室。各生皆鉤形染色。入刺繡室。或繡魚鳥。或繡花木。與中國綳子同。內有暹羅女生四人。入造花室。一瓣一葉。皆以紙綴。幾可亂眞。一室有習字者。詢以女生類皆入學後。始習職業。何爲至此而又習字。某君云僅在高等小學校二年。程度尙未到。故必加習七時。到會館。觀音樂會。幹事所招也。

二十五日。晨八時。至淺草區御藏前片町官立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校剏於明治十四年。有附設工業敎員養成所。二十七年立。附屬職工徒弟學校。二十三年立。附屬工業補習學校。三十二年立。是日卒業證書授與式。人數太衆。不欲觀。僅將校中流覽一周。各敎室圖案室化學分析室外。工場頗多。機織也。色染也。皆用機器。計三十餘具。有

英德法瑞諸製。以法製爲最新。窯業亦有用機者。其電氣機械凡七具。其機械科之機器。七十餘具。凡木工鍛工鑄造各工場需之。最大者爲蒸汽機關汽罐喞筒。水力原動機。瓦斯原動機。五十噸强弱試驗機。滑油試驗機。瓦斯發熱量試驗機。壓力計及眞空計檢定機。其釀造製糖之屬於應用化學者。亦多藉機器。此外模型標本。及生徒成績品。時時分見。其徒弟學校。亦有金工木工機械諸場。本校須中學校卒業。方得入。徒弟學校。則小學校畢業即可入。但教手工。其補習學校。所以備温習經驗講求新理之所也。是日中國學生卒業者。應用化學選科二人。王守善。周培炳。機械科選科二人。范鴻泰。洪鎔。

午後一時。遊本所區林町東京府立職工學校。○分金工木工二科。刱於明治三十三年。校長爲今景彥。凡木工工場二所。仕上鑄物鍛冶各一所。皆設機器。鋸木則執木以就機。木立解。方斜悉如人意。亦有

用人力者。如中國工匠所爲。惟所用刀斧等微異。其他截鐵。打鐵。皆用機。鎔鐵者面目尤黧黑。幾忘其爲學生。額定百二十名。現百十五名。卒業後。即可往各處就職。閱其規則。尋常小學校卒業後。始得入。而又有修身國語算術諸科目以教之。美哉。我國所急宜仿行者也。有附屬工業補習夜學校。蓋簡易速成科。

二十六日。晨八時。至小石川區指谷町官立盲啞學校。此校舊爲訓盲院。明治九年古川正雄等所設。十七年。稱訓育盲啞院。十九年。屬文部省。二十年。改今名。二十三年移轉。分尋常技藝兩科。初至事務室。某教習爲撥按字機器。印成一紙。係日本字母。大致謂諸君來參觀。甚歡喜。旋易一器。則按成羅馬文。據稱機器凡百餘種。今僅購數種。有英製美製。德製。本用英字母。今易爲假名也。一室。有一人以洋鐵片。置於機器上。以足踏之。其片即成多孔。即是字法。一教習別以洋

鐵片。夾紙一張。置別一機軸間。旋轉一過。紙上印有凸文。連印數紙甚速。分贈同人。閱之。乃地圖。捫之。亦自了了。是日無功課。校長小西信八。特令各生上大講堂。左右分坐。又召一盲生至。爲演教盲之法。其法以木版一。將紙置其上。用長方銅片壓之。銅片上橫列數排空隙。一教習隨翻書一節讀之。盲生即持鍼刺孔。隨讀隨刺。紙上皆成鍼孔。以手捫之。即朗誦無訛。蓋孔之多少。與其方位。即字之區別也。其教啞之法。教習先以粉書黑板。逐節指示。並以身手作勢。俯仰屈伸。狀態多端。啞生便可領會。有中國啞生一。小西君特促其詣前鞠躬。年約十歲右。余對之。幾爲流涕。中國啞者數十萬人。安得盡如此生之得蒙教育。不致終身廢棄。而中國有盲校二。啞校一。又皆英人所設。則不能無悲也。又令女盲生撫箏。又令男盲生奏大洋琴。并請同人演說。李佛翼略書數語。葉希賢爲之繙述。曹希仲以粉書於板。

臨行。贈啞者所繪摺扇各一柄。計盲生七十三人。啞生一百九十七人。午後二時。重遊高等師範學校。

二十七日。晨九時。至牛込區赤城元町清風亭。江蘇同鄉開歡迎會也。同人皆以學問相策厲。余亦略說數語。謂議論須主和平。過激則反遏新機。觀孔子侃侃誾誾。分別以施。正自可悟。最後帝國婦人協會卒業女生陳彦安懋緫演說。謂日本女學。程度甚低。中國女子。與其遊學。不如內地多設女學校。陳氏爲吾鄉碩甫先生孫女。猶憶其去年有勸女子留學說一篇。謂以日本之女學。敷入我國。最爲相符。今所言若此。知其程度進矣。午後二時。至上野公園地官立東京音樂學校。觀卒業證書授與式。略如前所見規制。少頃。有女生二。撫箏唱歌。次則衆樂具陳。男女四五十人唱歌。一西洋教習教之。手持細竹。作種種狀態。爲之指點。每兩人前。各有歌曲一本。川鐵架撐之。次則

一女生獨唱。西洋教習按大洋琴協之。次則一女鼓風琴。別一女侍立在旁。翻曲本。次則另易兩女如前。末則衆樂具陳。凡男女同和唱歌。約不下百人。但覺音節雄壯。令人有昂頭天外之概。蓋神武東征歌也。聲音之足以感人如此。旋赴精養軒西餐。陳仁先同年曾壽約。

日本自福澤諭吉。剏設慶應義塾。專提倡男女平權之說。學生討論十餘年。而不平權如故。則以女子智識。不如男子也。攷泰西各國。女學以法國爲冠。故女權亦特重。次如瑞典。哪威。教育與之埒。故一千九百二年。瑞典女子。得操議員選舉之權。今中國女學未興。其程度尙不逮日本。淺見者不求其原因。掇拾一二西書語。輒欲行之中國。於是主持無才是德之墟說者。益與相抗。二者交失。殊非中道。且吾轉恨言權者之適以遏阻女學。而未知有學之初不在權不權也。案婦學之名。見周禮內職。東遷而後。敬姜與子文伯論勞逸。爲孔子

所深許。是當時女學必盛。其廢弛當在戰國之際。每念天地生人之數。男與女恒相若。倘祗教男不教女。十人僅作五人之用。有賢母乃有賢子。其收效尤宏。是所望於善復古者。

二十八日。晨八時。至小石川區竹早町府立東京府女子師範學校。暨第二高等女學校。同在一處也。府立高等女學校凡三所。此校刱於明治十五年。現生徒約二百五十人。觀裁縫教室。所製皆婦人服。以學生之紫裙爲尤多。入音樂教室。各手國歌集一冊。內首英國歌美國歌。次各國歌。女教習奏風琴。但覺抑揚高下。絕無參差。與風琴相協。蓋歌用他國。而詞調悉改本國。致可聽也。其師範學校。設於七年。生徒二百人。有作法教室。甚寬大。一女教習上坐。前有宮扇數柄。習禮學生。兩旁對坐。二女生向前取扇。回至原處。約距教習四五丈。將扇。託在掌中。柄向外。行至教習前。以次遞習。有半途墜地者。羣相笑。

其人有羞媿狀而教習仍和顏以待之凡卒業者須在府下小學校盡教員義務五年若有長官知事指定爲教員之令則二年有附屬小學校十四年立現生徒四百人觀修身算術諸課皆師範生之將卒業者教之所以試驗其師範之學有幼稚園近年立共六十人一室地板上畫大圈如前在本鄉所見式門外幼稚二十餘人分兩班保姆拍手退後走引之入室令其暫坐別有教生二三人在旁照料再導一班入室即令行者順次各牽坐者之手依圈魚貫而行並唱歌唱畢分坐旋有女生令七八人在圈內唱歌演晨起着衣盥漱早膳結伴赴園各種狀以次遞及乃導之出唱歌時女教習皆按風琴詢以保姆一人管理幼稚若干人導觀者云祇一保姆餘皆教生相助爲理善哉此法教生既實地練習保姆自不必多延也午後六時至神田區錦町錦輝館購劵觀活動大寫眞（即影戲）每一劇先演說文

隨時指點•大致以激厲民心爲宗恉•演拿破崙事•令人想見英雄氣槩•復令人悲其末路•演日露（即俄國）•戰爭事•凡海中之兵艦•鐵道之汽車•皆自爲行動•鐵道積雪中•又有一犬奔過•其人馬之登山渡海•皆自近而遠•神采逼眞•發礮則戲房後亦發礮•但見臺上火光迸裂•煙燄迷空•視旅順激戰圖•尤爲神妙•方日軍進發•則拍掌喝采之聲•梁屋殆若震陷•及死傷過半•合座屏息•厥後僅賸六七人•猶兀立不動•互相瞭望謀畫•而婦女則往往揮淚飲泣•以助其哀•嘉納君謂演戲亦是教育•洵不誣也•聞人戲亦大率如此•因思我國學校•十年中斷難偏立•苟設法使演戲及小說改良•未始非教育之一道•特當軸者必噤其瑣屑耳•冒大雨歸•

二十九日•晨八時•至日本橋區蠣殼町市立有馬小學校•分尋常高等二科•刱於明治七年•近又改造•校長山崎彦八•先出示學生成績•及

各種管理法簿籍。繼觀各教室。教習頻首。復令學生起立頻首。俱答如禮。一室。課地理。教習手持細竹。指壁上所懸地圖。詳爲講解。一室。課算術。教習寫碼於黑板。令學生自算。能答者舉手。即於其中擇一人問之。如不合。再問他生。有教材室。即標本室。一室供今天皇像。障以素幅。行禮則掀起。觀男女體操。教習一人奏風琴。一人唱口號。旋復專以風琴爲節次。諸生唱歌。各以兩手作種種形。倏上倏下。倏曲倏伸。倏向倏背。倏左倏右。絕不參差。閱畢。退入校長室。詢以各學校所課之歌。共有若干種。答云。難以數計。且時時新作。要皆忠君愛國之歌。因出祝捷歌一紙相贈。蓋即其學校所製者。又云。日本國民。凡有當盡之義務三。一。幼兒自六歲以上。必入學。二。廿歲以後。須充兵。三。應出租稅。必如數繳納。諄諄勸中國多設小學校。小學多設徵軍之令亦可行。國乃可強。否則日本雖兄弟之邦。歐勢東漸。恐難獨禦。

又云。國粹亦未可輕棄。故帝國大學中。研究舊學者尙多。所言皆極有理致。　日本自明治六年。始行徵兵令。當擬議時。以西鄉隆盛之桀驁。尙以爲未可。而卒毅然行之者。起意於大村益次郎。成功於山縣有朋也。當時學校始萌芽。民智尙閉塞。而行之至今。明效已大著。山崎君欲於小學校多設後。行徵軍之令。其爲我籌畫。尤爲精審。且地球萬國。大半由募兵而復爲徵兵。我仍以募兵者厠乎其間。匪直勢有所難。亦理有未可。徵兵之善。嘉應黃氏言之詳矣。曰男子二十使應徵。四十五十而免役。少者壯而老者退職。老者退而少者又入營。故兵無羸弱之憂。其常備之兵有定額。即養兵之費。亦有定額。然歷三年。即一人之餉。得二兵之用。歷六年。即一兵之餉。得三兵之用。故糧無虛糜之患。當爲常備。民即爲兵。訓練既精。兵復爲民。無事則全國之兵皆農工商。有事則全國之農工商皆兵。故國無虛耗之恐。

觀其按籍而稽。應時而調。同於古人料民之法。然所調之兵。僅徵其力役。而兵之衣糧器械。皆別取其奉。給於民。蓋斟酌於徵兵募兵二法。各去其流弊而用其長。而又以時而訓練。分年而更代。此非數百年窮研實踐。未易得此精密之法。其說是也。所異者。僅欲采用抽換教練之法。亦以日本徵兵後。但剷平內亂。未嘗爭戰於鄰國耳。使居今日而作志。吾知必易一說。此所望於小學校多設後。而有大村山縣其人者也。倘規規於派人學陸軍。復緦緦焉議設海軍。祗補苴目前之計。未足深恃。則普及教育其汲汲矣。吾聞日本之教育也。於小學校。必歷數外國之短。盛稱本國之長。使先入爲主。固結其愛國之心。至中學校。始取外國之所長而教之。方甲午一役之爲俄德法所挾制也。不克全償所欲。歸而立紀念會。以誌其憾。復於中小學校所課。務擊刺生徒之腦。使人人蓄得義憤。以冀一復此仇。故滿洲撤兵

遷延·其青年會中·皆議論激昂·欲決一戰·政府屢遏之而不得·遂有今日之大勝·然則我之教育·不亦可知所從事歟·

# 甲辰東游日記卷二

## 六月

初一日．晨八時．遊東華學校．與有馬學校相近也．亦分尋常高等二科．刱於明治三十四年．校長高瀨菊次郎．出示成績及簿籍等．並招山崎君晤譚．藉悉日本全國人民．入學校者．百人中約八十人．日本橋區財力殷富．百人中約有八十六人．現凡八小學校．九月間將添置一所．明年經費已預算．有馬萬一千．東華一萬．統計九學校．共八萬一千五百六十五元六十七錢．（六十七錢．即六角七分．）乃歎地方富則興利易．無古今中外．一也．繼相偕導觀各教室．師徒先後頫首．亦答之如禮．見國語唱歌各功課．少頃．高瀨君特令全校學生體操．約六七百人．分八隊．每隊有一學生領隊．以風琴爲節次．或在四隅．或在中央．或

東南隅至西北隅。或東北隅至西南隅。或向前。或回轉向後。或左或右。或分而合。或合而分。或方或圓。或掎角。參互錯綜。變化多端。其中男女班仍自井然。惟每易一節之先。另有一教習在旁唱口號。此皆高等一年及尋常二三年生。在十歲內外。其初進校之新生。六歲以上者。約四五十人。有女教習率令觀閱。俱有躍躍欲試之意。每演一節畢。此小兒皆鼓掌。既而合並同操。自始至終。整齊畫一。尤奇者。初在體操場。學生共三四百人。或互相嬉戲。或扯教習之衣。或圍其身。或携其手。教習亦與之相周旋。遽口號一聲。各自歸班。聲息寂然。操畢。仍前游戲。而風琴一奏。遂各歸其室。足聲與琴聲相答。美哉觀止矣。我國向惟軍法爲嚴肅。近亦不振。餘皆一聽其自然。宜四百兆人。四百兆其心也。有志者當自整頓小學校始。

初二日。晨八時。至麴町區西日比谷町。觀東京地方裁判所。控訴院。大

審院。三者同在一處也。雖在一處。而各司其職。絕不相侵。與所長前田孝階。辯護士（即律師。）高木益太郎。先後晤譚。悉日本全國。區裁判所三百零十所。地方裁判所四十九。控訴院七。大審院一。其區裁判所。決民間小事。一人審。稍大。則決於地方裁判所。三人審。有不服者。控之控訴院。五人審。再不服。則大審院。七人審也。控訴院主實在。故覆審其事實。大審院主法律。故判決法律之當否。而地方裁判所。有豫審判事。豫審重罪事件。與輕罪之繁難事件。又有公判判事決之。此兩官專設於地方裁判所。以期審慎而周詳。統名判事。計四十九所。共有判事三百五十人。公判亦或以檢事書記司其事。其他判事等官。各公廨有之。雖更僕數。其訴訟分民事刑事爲二。則同也。旋高木君導觀裁判所。見一室頗大。約三分之一。高鋪地板。距地三尺許。上設長案三。如摺扇式。中一案列坐三間官。大抵仍是中一人作主。不

過會商左右兩人。再右爲檢事。主搜索證據。再左爲書記。主登錄口供。其下別設二案。面問官坐者爲辯護士。檢事宣問。必起立。辯護士答亦起立。與問官言亦如之。惟問官不起立。原被告人立在下。又有一人。時或爲案內外授受訴狀。或案件。是爲公堂丁。又有戎裝一人。或坐或巡視。是爲警察巡查。其辯護士後。隔以短欄。有三排靠背長椅。係旁聽者所坐。約可容一二百人。皆寂靜無聲。余等則坐在問官後也。至控訴院。如前式。室較大。問官五人。至大審院。無訟事。其下多設一案。列於左側。高木君云。乃報館中人所坐。錄案情。登諸新聞。以昭公允者。嗟乎。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彼動輒詆報者。蓋自思也。閱畢。見一室稍暗。而殊潔淨。長椅上坐數人午餐。爲暫行羈留之人。再入事務室。前田君云。職分官可終其身。如更調他官。必詢其願否。犯規者不在此列。其司法官無過於天皇。不能易。聞之不甚明瞭。後攷葛

岡信虎法制大意云。司法權。恒屬於天皇之統治權。憲法第五十七條所謂司法權者。假天皇之名。而行之於裁判所。乃恍然於其所言也。屋宇悉西式。係仿德國制度云。　日本地方官。但能興辦地方之事。其審理案件。判定罪名。執行刑法。由區裁判所及地方裁判所主之。二者絕不相謀。中國治原。主於州縣。而所轄或二三百里。或七八百里。以刑錢一切之事。叢集於一身。雖有皋陶之賢。其於訟獄。恐亦難明允。故凡關心民瘼者。類不欲終其身於州縣官也。竊謂當於州縣外。分別地之大小。每州縣增設裁判所六七廨。如區裁判所之制。各府各設一府裁判所。如地方裁判所。不服。則得控之按察使司。如控訴院。再不服。則刑部。如大審院。而州縣專管錢漕及興革諸事。不理刑名。其下更增設多官。如日本市村町長之制。而總其成於州縣。如是則百度庶可維新。顧亭林所謂天下小官多則盛也。或疑欲設

裁判所。而能勝裁判之任者。殊難其人。不知刑部司官。往往研究律例。較諸各部曹之無所事事者迥別。似可以之充補。再別立法律學堂。講求裁判之法。以次錄用。裁判更不患無人。此言頗涉更張。然內察實情。外觀大勢。吾知遲早必有行之者。至改輕刑律。既可保全民命。並可收回治外法權。關繫尤大。前數年已有　明詔。願編輯者之速成耳。抑又聞之。裁判所與大學醫科相表裏。或病死而指爲傷死。或傷死而近於病死。皆可實驗。故獄無冤而人亦不敢欺。以視僅憑洗冤錄等書者。虛實之辯。殆未可以道里計。我國醫學未明。驟難冀此。特不可不知。

初三日。晨八時。再遊東華小學校。校長適他出。晤其首座訓導狩野太郎。隨問隨答。厥有數事。爲臚括而分記之。學齡初滿之童。亦有號泣者。其家中可遣一人。在別室伺候。十數日後。斷無不觀感而相安。是

知唱歌體操之合羣。有以引其趣也。學生到校。晴集於體操場。雨集於室內體操場。如無室內場。則集是日第一次應止之教室內。是知辦法有通融。而功課之時間。學生毋或自誤也。一區有一區之學校。彼區欲入此學校。其家當遷徙。否則彼區有應出之學費。條就此區。其事甚難。若由小學校而入中學校。東京府立凡四所。皆可入。其市立私立。更可不問何區。是知有一定之學區。即有一定之學費。日本固法立而令行也。學校各事。由各教員分擔。每夕祗一人宿值。小使亦祗留一人。是知臥室可不多。既節公費。家事可各理。又近人情。中國教習。半由他處延請。目前不必仿行。日後當可師其意也。凡攷察學務。日人最忌問經費。爲精神不在此也。故歷次他人問出納款。有含糊答者。有亂以他詞者。有若不豫色者。此次狩野君。獨欣然出其會計簿籍。若甚望中國之汲汲照辦者。尤可感也。

初四日晨八時。至麴町區八重洲町警視廳。晤其第二部長（總監外。共分三部。）警視（官名）松井茂。爲言警察凡分五部。一政治警察。二偵探警察。三風俗警察。四衛生警察。五消防警察。日本竭三十年研求之力。墒有所得。視各國爲勝。各國巡查。皆主强有力者。日本則重强力。尤重道德。其規則服裝。各國於其境內。往往參差。日本則全國悉依內務省訓令而行。而又以時召集府縣知事。暨警部長會議。用能臻此。凡辦警察。須先從風俗衛生入手。使民知有益。乃可收效。而徐及其餘。又與學校相關係。地方上有不願設立者。警察得以權力行之。東京凡警察署二十三處。消防分署六處。巡查三千人。全國三萬餘人。民間有事。警察可決則決之。不決。則到警視廳。再不決。到裁判所。既而別一人導觀各處。一室。四壁懸攝影甚多。或各國警察署。或前任警察官。有比較表數軸。以色別之。大槩逐年改良。逐年入欵多。逐年盜賊少也。

有救火衣。旁設皮袋。可以裝水。又有皮帶。可激水以分火。其帽則面前嵌厚玻璃。可以避煙。有小兒玩具百數十種。如泥人泥馬之類。則皆攷察其泥粉中有毒。小兒齩之。可以致死者。悉由巡查訪來。有五色頭繩。皆揭櫫其顏色之有毒無毒。或輕或重。以爲考究。有尺許長泥人形六七個。身上各以繩縛。各縛各樣。則係犯何罪。當如何縛者。婦人亦別有縛法。有救火器具模型。不一其式。蓋皆標本也。至電信房。設機甚多。有警則各分署可通消息。至成衣房。正在製冬衣。以備巡查屆時一律更換。見救火機器。如四輪馬車。車中爲蒸汽筒。煤塊與引火之物。預爲安置。藉汽氣以吸水放水。其吸水管。別以四輪車載之。機力極大。放水可高至三十丈。管口下。復有無數細孔。如火夫當極熱時。可旋管。使水從細管噴出以納涼。有活動梯。其座長二丈餘。高四尺許。亦四輪。設梯於其上。梯有數折。可高可低。三者皆牽之

以馬。一聞警信。極遲至五分時。必赴救也。其器皆購自泰西。近則皆能自製云。

日本警察。約分三類。一保安警察。凡集會結社。以及出版之事隷之。二司法警察。凡緝捕查證。以及對待外人犯罪之事隷之。三行政警察。凡風俗。衛生。水火災害。及一切營業之事隷之。松井君所分五部。特就行政警察言。東京警署之數。亦專指官衙言。皆是約舉。計警察部。警察署。分署。巡查派出所。駐在所。全國共萬五千二百六十處也。其辦警察。始於明治五年。至七年立警視廳。迄今遞經沿革。足與歐美比並。西人稱之。中國內地亦聞之。然我國警察。假其名以詐民財。擅威福。通盜賊者。時見於京師及湖北江蘇等省。成效未收。弊端先箸。此其故何哉。彼有學。我無學也。日本欲爲巡查。必先考試。如憲法。行政法。刑法。刑事訴訟法。裁判所構成法。及關於警察諸法規。須通其大意。算術通比例百分。外國語可隨意。考取後。再入

巡查教習所。警部爲師以課之。并有柔術。擊劍。步兵操法諸課。三月畢業。乃可爲巡查。其優者得擢任警部。其警部人員。亦先考試憲法。行政法。民法。刑法。國際法。經濟學。商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或口述。或筆記。合格則在警視廳中有警部及技師技手以課之。凡衞生學。精神病學。並加研習。一年畢業。乃得爲官。其優者擢爲警視。官員與巡查。皆漸摩於學之中。不招無賴以充數。不取閒員以管理。充其所極。幾幾乎夜不閉戶。而道不拾遺。蓋凡事以學問爲根原。未有不奏成績者也。爲中國計。當由政府先定警察之大綱。頒行全國。并增設警察專官。各省則按其地方情形。詳分子目。務期一律。可以徵調通用。而絕不參差。其次序。首重司法。以清盜賊。以去地痞。以絕差役之害民者。使民先受其益。一面清查戶口。修治道路。凡救災衞生。以及有關風化之事。悉心討究。次第施行。再及集會結社言論箸作

之法。則保安行政之警察亦略備。而又多設警察講習所。招人學習。各省之派學警察者踵相接。學成後。或爲警察官。或爲警察師。當軸者臨時斟酌。如是實心實力。行之數年。庶不致爲民詬病乎。　日本警察之善。不論其大。論一小事。吾鄉某君。至電車停車場。欲附電車。不知何地應附何車。出鉛筆寫問巡查。少頃。即令其上車。及車停。而並非欲至之處。復有人促其下車。正惶恐間。有一巡查招之同行中里半里許。導之上車。乃達其處。凡易電車。須重購券。此次並不易券。蓋早以電話(即德律風)關會彼巡查也。余聞之。深歎其明於公德。無媿保安。無媿爲禮義君子國(唐元宗語)也。惟警察之令。凡吐痰於器盂外者。罰一圓九十五錢。或訾其苛細。余謂痰中有巴紇魯斯蟲。痰乾不死。能飛入半空。人吸之。往往得傳染肺病。其爲此禁。亦衛生警察之一端。

初五日。晨八時。至本所區中鄉瓦町東京吾妻橋第二釀造場。蓋札幌

麥酒株式會社之支店。而同鄉開亞雅音樂大會者。假座於其地也。基址寬廣。擅林木池塘之勝。音樂次第奏畢。赴工場流覽。有機器甚大。係購自德國。至冰窖寒氣砭骨。至酒室。掘地爲溝。導者特秉燭使觀酒之盎盎然。其裝瓶。封口。貼籤。皆女工爲之。頗敏捷。日本麥酒葡萄酒皆能造。銷行於上海各處者甚廣。即在日本。亦奪過其本國酒。豈盡人之喜西法。要自有取勝者在也。午後一時。西餐。旋到池畔撮影。三時。至上野不忍池觀荷。荷正盛開。猶憶京師十剎海。爲賞荷勝地。屢次在都。曾未一至。去年約同人遊覽。則池多茂草。而無一花。今遠望四周。與十剎海相彷彿。而點綴尤佳。其曰不忍池者。當下令討幕時。德川部下。有不甘心於降政府者。因據上野。以抗王師。號稱彰義隊。大半死傷於其中也。俗亦呼小西湖。

初六日。晨八時。再到警視廳。其統計主任新藤銀藏。特乘人力車。同至

巡查講習所、見所長樋口秉泰、先觀巡查操練、凡舉刀、執簿、持繩、皆有定式、皆憑敎師口號、皆極整飭、樋口君云、須令學得有威嚴、至一室、設機甚多、又一室、有非常報知機、皆所以通警信、其留置室、鐵鎖嚴扃、別有小門遞飲食、乃拘留犯法者、然其上半截、皆列直楞、內外可望、則見席地而坐、亦頗潔淨、並有電氣鐙也、又同至芝區愛宕町芝警察署、略坐、遂別、旋遊芝區公園、與上野相似、又購劵、觀德川氏歷代墓、殿宇林立、閉者甚多、其開者、敷席於地、四壁雕鏤極細、金鋪銅沓、倍見輝煌、神龕前、設列几案、有人看守、其墓在殿後、或殿旁、凡八九尺高銅石塔、不計其數、有一墓、下砌巨石、作八角形、上置銅塔、有門可以啓閉、墓門及四圍壁、皆範銅爲之、或曰是第六代墓、攷六代爲德川家宣、其墓凡十四代、則家康至家茂也、又登愛宕山、一望千里、東京盡在目中、即在愛宕館西餐、陳設殊精、視精養軒爲勝、九

時。至同鄉會事務所。閱報。

初七日。晨八時。至牛込區市谷加賀町陸軍士官學校。○校於明治七年。分步兵騎兵礮兵工兵輜重兵五科。正値操練步隊。略坐。其教授足立忠八郎。即導至操塲。約二百餘人。分六隊。或排一字式。或爲斜迤形。或此止彼行。或彼徐此疾。或向前衝突。或回後兜轉。或一二隊互爲分合。錯綜變化。均極整齊。有馬隊。有輜重隊。未見操演。內中國留學生數人。足立君特促之至前。舉手加額爲禮。答之如式。有十二生大礮兩門。測遠鏡兩座。其地可以四望。蓋校舍爲舊尾州邸地。高築坡上也。旋觀各教室。大致與他校同。惟每案可容三人爲異。有自習室。寢室。足立君曾至武昌長沙成都等處。共八年。能通華語。現歸國十餘年。

初八日。晨八時。至北豐島郡巢鴨村巢鴨監獄。○其大門爲鐵柵。開穴於

下。頫首乃得入。有極大空場。過此爲監獄。見典獄山上義雄。其導觀各處者。看守長木村通久也。獄分五處。其形式如一丁字。兩大字。各以鐵柵爲門。共三百間。左右相對。各編號數。每間例住六人。可容千八百人。現二千百人。故每間或多數人。門常嚴扃。半截有小穴。以便管理者以時巡視。其外各懸一小牌。背書犯人姓名。面書號數。內則臥具。厠所盥器俱備。有自來水管。有電氣鐙。幾不辨其爲監獄地室內。僅有一二人。則以操役例自入監十一日始。此尚在十日內。餘皆至工場也。其工場凡六所。每所各四大間。凡鐵工。木工。竹工。皮工。織工。紡工。縫工。刷印工。一切手工。及舂米之事。不能悉數。犯皆赭衣。襟上一白布。編記號數。分列跪坐。各治其業。無參差。亦無聲息。噫乎。使非赭衣。又誰辨其爲監獄地也。每所。一軍裝佩刀者直立。是爲監督。監督舉手加額爲禮。呼一聲。各犯停工。再呼。皆頫首。又呼。仍前作工。

皆答如式。一案設有簿籍。所以記工作之勤惰。其惰者。每日減食三分之一。間日官醫診視。如有疾。即復其故。其刑期已滿。將行釋放者則衣藍衣。其炊爨烹飪。洒掃澣濯。及灌溉園蔬。則亦赭衣者事其事。有運動場。有病室。有浴所。可謂全人類相待之道矣。尤善者。有一教室。黑板桌椅。與小學校相似。係教十六歲以下幼犯者。功課亦與小學校相出入。有大講堂。每一週。（七日為一週）由本願寺僧講佛教。令其懺悔。天下最可惡者。惟僧。然犯皆愚無知之人。使為說法。未始不得其用。如此課之以業。範之以禮。又導之以自新。宜西人欽佩。與交通行政。警察法令。並稱為文明之化也。是獄改建於明治二十一年。特監獄之一。或以為中央監獄者非。每年經費約十五萬圓。犯人工物價。約八萬五千。閱畢。至場右製品陳列所。購數種歸。午後四時。玉階來譚。遂偕遊日比谷公園。並西餐。

初九日。晨八時。至麴町區有樂町東京府房屋悉係西式。有書記參事等室。皆分職而理。而一室每數人。有內務部。分三課。部有部長。課有各課長。知事及部長。又各有屬官。大抵皆午前九時到署。午後四時返家也。閱畢。見知事千家尊福。僅與之握手爲禮。遂別。至度量衡檢定所。凡民間所造度量衡。必呈所檢查。合者印一定字。或火烙。或押。隨物施之。不合則令修改。印改字。某君特飭人將玻璃杯鈐印。其法。一機器有柄。另一銅片。上具一鏤空定字。以銅片置機上。再以杯置銅片上。手抑其柄。則杯上即字跡分明。連印數杯甚捷。其他檢定物頗多。蓋有一定之料。亦徵稅地也。又至東京市役所土木部。出學校圖數紙相示。以明其規畫非一次者。圖尤以藍紙粉綫爲多。至水道部。悉新橋品川間。將築一港。現正籌款。而議員報告及豫算各表。繪畫各圖。已積成寸許矣。其事不妄舉。舉則必成。大率類此。 同度量

衡之事。見於尙書月令論語。實爲國權之所寄。憶往年沈愛蒼京兆。曾以之入奏。惜乎其說之不行也。張季直修撰云。姑準日制羸縮平均通計之。每度器一。稅二十五文。量器一。稅四百文。衡器一。七百五十文。華人四萬萬。以一萬人。人用度量衡各一器。初年亦可得錢一萬萬圓。以後每歲按三成計。亦得三千萬圓。即使省之以倍數亦匪細。猶愈於他捐之擾擾。善哉是言。是所望於上規三代。而下法五洲者。

初十日。晨八時。至南豐島郡淀橋町。觀淀橋淨水池。俗所謂自來水也。凡沈澄池三。濾池十八。淨水池一。其源自西多摩郡大字羽村引來。用鐵管置地中。隨所在高下旋折。旁引曲達。吸以上聚諸池。池必居高。否則易濁。故四圍地勢若土阜然。其水。澄沈池已清。至淨水池。可照見鬚髮。復自池散布鐵管。以達各區。東京人口百五十萬。大率取

用之。有機關室。設機器四具。有隧道。中爲環洞。可以行人。兩旁各列環洞十八。共三十六。俯視之。其水滾滾不休。穿而出。則隧基上芳草鋪茵。芊緜可愛也。因思中國之水。京師河南等處。污濁不必言。即瀕江湖各省。而城內往往不能接濟。吾鄉蘇城中。井尙潔。湖北武昌城。雖瀕大江。惟漢湯門一帶。可叨其利。餘則井泥不可食。僅取汲於渟蓄之池。殊非衛生之道。惜未詳詢其經費。當再至其處。或至上海自來水總機處。一攷其工程。

十一日。晨八時。至北豐島郡瀧野川村大字西ヶ原農事試驗場。晤報告課長齋藤萬吉。悉日本信州諸處。出早稻。近江諸處。出中稻。紹賀諸處。出晩稻。又有陸稻百二十日。即可出穀。并悉試驗場者。惟農學士及農學校卒業生。到此研究。全國凡四十所也。觀標本室。凡各國穀蔬。不可勝數。小蟲以玻璃瓶貯藥水盛之。稍大則用鐵刺於紙上。

又有燐、鑛石、燐酸、櫪實、油粕等肥料、壁上懸畫圖、有所謂雜種者、詢之、謂以雄花蕊之粉、納入雌花蕊、可以變劣爲良、殆與接樹之法不同而同、有理化室、某君特旋火管資水、另用玻璃瓶一、以細竹筐儲穀種、坐於瓶中、將水傾之、取筐出、見瓶中水、黃而黴黑、謂此乃溫湯浸法、熱度以華氏表百二十度爲準、有溫室、四圍及上皆玻璃、時正赤日如鑪、各種植物俱移於外、架下有鐵輪、地上設軌道、數十百種、一人可推旋、法至善也、有磁盆一二十、中皆養苗、有五色土、分器試種植物、以攷其土質之高下、一室、列煙草多種、又有小木房模型一座、凡機器及曬葉蒸葉之法、無不畢備、大抵蒸葉以九十熱度爲準、過則黑也、一室、案上置一紙、略謂清國留學生葉基楨、箸植物病理學、其中記載病害、多係於本場研究及調查、病名亦多襲用本場所撰定者、即此可窺日本植物病理學進步之一端云云、或頗心非之、

余謂彼謚明其有得。即使非笑。而希賢能以彼所調查研究者。撰集一書。以餉內地。實爲好學。況未嘗不可由此加精也。遂午餐。例無待客之費。人各出十五錢。二時。齋藤君偕至蠶業講習所。見兼勤石渡繁胤。悉學生男百五十名。女五十名。共二百名。二年卒業。至標本室。見蠶蛆經過。及各病蠶。幷營繭諸模型。其式大於蠶四五十倍。當是由數百倍顯微鏡。窺測攷驗而爲之者。又有桑樹病模型。一室。列治蠶病器多具。一室。列各國繭子。以中國爲最。尤以大圓頭爲最。琉球之同功繭爲劣。日本則小石丸。清熟。又昔爲良。赤熟。鬼縮。甬。又飛白。及黑羽青白爲次。至養蠶室。尙有病蠶。試驗之以別去取。並將蠶所生之蟲。攷其有毒無毒。每室中間。地板下空一路。上覆鐵楞。以便生火。其架凡十三層。相距祇六七寸。尙有支稻草作繭者。詢以吾鄉蠶上山。有愈高愈妙之說。答云。以高爲妙。玆限於地步而已。有繭子取

汲場。室內正用機器蒸烘。亦以九十熱度爲準。其繅絲場。器械檢查室。肉眼檢查室。均驗絲色。有一器。懸壁上。長三四尺。闊五六寸。旁列橫畫。如寒暑鍼然。有機轉之。所以試絲之韌脆也。再至製茶試驗所。見大機一座。小機甚多。皆爲揀茶焙茶之用。場外密播茶樹。皆標明何產。我國亦有數種在內。計三處各贈報告若干冊。四時。到不忍池品茗。忽雷雨大作。越一時許。開霽。 日本蠶事。分春夏秋三季。春蠶最盛。所出之繭。占全年總數七成以上。夏二成。秋一成左右。其法分清冷室。清溫室。盛熱室。溼煖室。乾寒室。溼寒室。每日每時。測晴乾陰雨。及風之方向。與蠶之食度。桑葉之多少。以驗卵之生育。繭之造就。故其蠶業之發達。中國及意大利外。無有及之者。而我國絲業。近年日見衰退。不得不加意研求也。

十二日。晨起。知昨晚雷擊數人。內有士官學校生一名。九時。嵇甫來譚。

留餐焉。午後二時。偕至東京堂購書數種。

十三日。晨九時。至北豐島郡王子村。觀造紙。蓋印刷局之抄紙部也。晤課長國谷誠之助。出示暗花紙數種。有透明者。民間可仿造。其花暗而不透明者。國幣用之。民間不能造。紙幣用三椏皮。半紙用楮皮或雁皮。餘凡稻麥之藁。桑竹之皮。麻。緜。絹。布。纖維。藍褸。皆可爲紙。皆列標本。並列分析原料。攷之他書。大率腐化原料。用苛性曹達。漂白。用硫酸松香曹達等料。其三椏即瑞香。雁皮即蕘花也。工場機器甚多。有新有舊。且非專造一紙。頗嫌頭緒未清。細思之。紙漿分三大桶。均有活流水漂激。第一桶甚粗惡。第二桶漸勻淨。第三桶已如紙。即有一機。以布盛之。自是而烘乾。而砑光。而裁截。均用機器。其印花則用人工。一架張鐵絲網。上有模型。將架置於紙上。別有一壓物懸於前。以手扳之。旋即推之。而紙上已成花紋矣。亦有以手工造紙者。一架

布以紗。即於紙漿桶中鏇搖取出。而架中已成紙矣。國谷君云。印報紙。不取結實。用機而價廉。國幣債券等。求其細緻。須用人工而價貴。計共工人千一百名。管工男女四十名。歲費一萬圓。欲學造紙者。印刷局許可乃得入。三五年畢業也。一室。案上有小機。某君夾紙於中。撥之以試抵力。可九十磅。再以紙夾於槽中。旋之以試延力。可四十三磅云。炭酸瓦斯溶解於水。稱曹達水。以青色試驗紙入之。變爲赤色。其味酸。此外若鹽酸。硝酸。硫酸。醋。皆具此性。皆謂之酸。那託留母分解於水中。生出水素。所餘殘液。稱苛性曹達水。以紅色試驗紙入之。變爲青色。其味如灰汁。此外若苛性加里安母尼亞水。石灰水。皆具此性。皆謂之阿爾加里。阿柔加里。與酸性相反。見根岸福彌理化概要。

十四日。晨九時。至玉階處。送嵇甫行。晤譚數刻。隨到松本館。送佛翼。則

已發軔矣。二君皆本在森田館。而分移者。午後三時。訪彼山。不晤。

十五日。晨九時。偕苻農至高橋醫院。視夏中棣欽病。其狀若痼。醫云久病延及腦筋。余謂同來遊歷。而中棣到東京方一日。即病。此事殆有幸有不幸。我輩甚健。可不盡心乎。苻農深韙之。午後二時。代亞雅音樂會作募啓。盖掀始者上海留學生曾子恣澤霖也。未識合其意否。錄之如左。

或謂古有樂經。或謂古無樂經。樂即散見於五經。某等謂聲音之道。上之足以徵政治。下之足以驗風俗。觀樂記一篇。已可得其大槩。自暴秦燔書。先王之法。一切蕩然。樂亦隨之澌滅。後儒雖遞有掇拾。而或失之繁重。或失之傅會。類多不適於用。於是民俗所傳。非靡曼之音。即鄙俚之曲。人心遂不可究詰。每爲之愁然以懼。比來東瀛。并攷察歐美各國。知其所以富强者。原於教育。而教育之道。類皆以音樂陶淑其性情。推之軍政之大。宴會之細。亦各有樂。則又

未嘗不幡然以興。泰西音樂。盛行於希臘。至羅馬始視爲玩具而輕之。近則各國公園中。皆有樂。日本寄席。亦有樂。寄席者。衆人遊息之所。蓋俗樂之蕩人心志如彼。而雅樂之發人意氣如此。其關繫爲甚鉅。因恍然於鄭聲之放。雅頌之得所。我孔子所爲兢兢也。同人有鑒於此。不揣檮昧。擬設一亞雅音樂會。或采舊曲。或輯新曲。其宗旨以激發忠愛。導納和平爲第一義。凡稍涉偏倚者。槩不甄錄。意大利音樂最爲發達。而其聲沈。識者謂非强盛之音。今務防其弊。已開會數次。惟所需樂器甚衆。深憾不克全購。海內同志。倘有贊成斯舉者乎。某等將倒地謝之矣。

十六日。晨八時。赴本所區日本精製糖株式會社。某君出示標本數種。皆分別冰糖之何產。貯在玻璃瓶中者。我國產亦在其內。爲言甘蔗甜菜蘿蔔。皆可製糖。蔗從澳洲及飛獵濱島來。約二成。其一成自臺灣來。質較低。糖不能純白。凡糖之黑色者。以動物骨燒灰練白。其灰用後。可以再用。十年前。香港之糖。輸入甚多。近則無之。德俄諸國。始

而跌價爭售。今立糖會。畫一其價。輸入亦少。此廠之立。最先亦最大。大阪較遲較小。目下門司亦擬立。則更小也。觀工廠。機器甚大。從此室樓下。傾糖質甚黃。達之於上。即融化如水。至彼室樓下。則已皎若白雪而成糖。導者爲撮舉令余嘗。則尙熱也。其樓上下。皆設鐵軌。數百斤之重。一人可推移。尤爲可法。旋至毛斯綸會社。適是日停工。觀其工場。如繅絲場機器亦相仿。某君出示織成物數種。極細而輭。有疏。有密。有五色。以絨似綿紗。竟不辨其爲毛織。蓋以藥水練羊毛。然後紡織。其毛來自澳洲居多。亦有以麻爲經。以綿紗爲緯者。則軍行之罽幬也。又有用駱駝毛者。則嗶嘰也。復至精工舍。係專造時計者。凡鐘表各件。皆用機器。即鐘之木匡。亦用機器。一六角板片。厚約二分餘。但於機上一推移。則其中各成槽。可以鈎筍。其配合表件之工。均帶顯微鏡一。有兩銅片。鈎於腦後。去取甚便。計工人二百餘名。每

日出挂鐘二百餘架。表六十餘件。每歲費三十萬圓。售價四十六萬。可贏十六萬。凡上海漢口香港新加坡諸處。均銷行。　橫濱領事袁君箸日本商務視察書。八月始刊成。詒余一袠。有與是日所觀相發明者。如云。日本種甘蔗。須在北緯三十五度以南。種甜菜。須在北海道。每年砂糖之產出。本洲及九洲。約一千四百萬貫餘。臺灣。約七千四百萬斤。而外國輸入額。三十三年。合精糖。冰砂糖。糖蜜各種。約二千六百七十萬元有奇。此可攷日本糖業之大概。又云。日本輸入之糖。以斐律賓(按即飛獵濱。)及爪哇爲最。中國次之。中國糖。近復逐漸減退。蓋製法之不良。據此則我國急宜計畫改良。期與飛獵濱爪哇競勝。又云。中國羊毛。其質稍粗。不能織羅紗及絨布。惟以之織地氈。其輸入之數。以中國及澳洲爲多。德次之。英及印度又次之。日本製絨業。今尚在未盛之時。將來需用之額必日高。中國羊毛之輸入。必日加。

據此則我國急宜擴張其銷路。勿如絲茶之日就衰微。十月初十日識

十七日。晨九時。至牛込區市谷富久町。觀東京監獄。晤典獄藤澤正啓。爲言中國派官攷察監獄者多。不如少派數人。專心攷察。知外國監獄之善。即可知政治一切。中國苟欲改良。當先注意於裁判官。自是摯論。又言日本男犯多於歐美。女犯少於歐美。計犯一人。每年需八十圓之譜。然則幾視我國之延蒙師者爲優。既而整冠佩刀。導觀各處。凡工場。講堂。餐室。浴室。廚室。書籍室。理髮室。寫信室。診察調劑室。訊問所。見辯護士所。以及閽室。菜園。靡不周歷。均極整潔。監房亦設電鐙。有病監。患病者入之。有女監。封閉甚嚴。則以其內無人。皆在八王子分監也。日本於男女之防。遠不逮中國。觀其別有女監。可知教化之未嘗不同矣。其炊爨灌漑諸事。亦犯人輪值。皆與巢鴨無異。閱

畢見有豬衣十數人挽載重之車而出先後軍裝數人同行詢之乃係日露戰爭使送品物於砲兵工廠平時固無犯人外役者又至谷町市谷監獄典獄爲豐野胤珍不如藤澤君敦篤各處大略相似惟房屋較舊蓋彼係明治三十四年新築翌年落成此則德川時代所造十五六年間修繕者也中分幼年未丁年丁年其幼年未丁年大都犯賭博竊盜者亦有小學校功課以教之其作事勤者賞表惰者減食在監犯事坐闇室夜不給燭惟日仍給饍饌如常每年出入約八百人常千二百人

十八日晨九時至芝區金杉新濱町芝浦製作所內有洪鑄生鎔導觀一切即機械科選科生畢業者凡高等工業學校卒業後應在工塲研究一年日人二年亦可隨意洪君蓋研究者也有試驗室一有工塲五分組立仕上線捲木型鑄物製罐鍛冶七部有造輪機起重機

壓鐵機·拉鐵機·扯鐵機·裁製木材機·均未見使用·其穿鐵機·六七分厚之鐵·頃刻而穿·一穿可十餘孔·其截鐵機·寸厚之鐵·應聲而斷·其捲鐵機·三四分厚之鐵·可任意之大小而捲·此外一切細工·皆用機器·凡欲製造何式·先以木爲型·埋於土中·和之以沙·令其堅實·起出木型·以鐵澆之·即如其式·於此悟範金合土之理·旋到電機房·皮帶徧布於壁·各有電鐙一盞·機動則鐙明·別有一鐙·上裝風扇·某君特通電話·使開機關·鐙明而扇亦旋轉·又示電車上機器·長二尺有奇·爲半圓形·有門可啓閉·有柄可搖·其中亦輪齒相錯· 泰西各國·製造日精·銷行日廣者·由於機器之爲用大也·日人知此意·三十年來·工廠之煙囪·高矗雲霄·四望皆是·始而購求·繼而仿造·於是西人之利·漸爲所奪·此廠亦仿造之一也·夙聞我內地之人·頗有緦緦於機器奪貧民之生計者·不知此可施於閉關自守之時·非所語於交通

之代。使當機器之世界。猶欲以手工者爭乎其間。吾恐人力所不能造。惟機器能造者。而我仍域於不能造。十人百人之力僅能造。以一人司機器而可造者。而我仍需十人百人。於是彼之成貨多而速。我則少而遲。彼之物價美而廉。我則惡而貴。遷流所極。勢不至利源盡歸於泰東西。而貧民並不得沾其潤以自贍不止。何則。工廠多則貧民亦得就食。即不能盡爲所用。而商務日興。財源日闢。亦可改就他計而有餘。此不待智者決也。是所望於提倡之君子。

十九日。晨八時。訪王紉秋（佩文）李仲奮（景圻）均晤。旋訪黎仲蘇（邁）。約其通譯。遂通電話於藤澤君。

二十日。晨八時。再至東京監獄。與藤澤君細譚。藉悉犯人至監。先令解衣。形狀身材。一一登錄。別大體也。再犯撮影。爲留眞相。防怙惡也。犯有物件。交官存儲。估値分列。自印手記。設有遺失。官爲賠償。昭公正

也。幼年之犯。半係縱火。小學功課。日必加教誘知識也。餘衆紛紛。大講堂上。每週一次。必令環聽。化頑梗也。運動之場。時使散步。消鬱結也。三日一浴。以滌垢穢。衣用蒸機。浣而復熏。免疫癘也。親屬來探。別有一室。獄官監視。並察語言。書札往來。亦必查閱。苟無違礙。即爲轉遞。杜私弊也。工場回時。日必撿檢。恐帶刀也。所獲工價。還本而外。兼資貼補。餘乃酌給。計其多者。歲亦近百。如欲生息。亦可代存。務體恤也。看守之人。中學程度。試驗合格。再行學習。二三月後。始令任事。重管理也。其職看守。更番執役。日中一時。夜間二時。均勞逸也。亦有脫逃。警察追捕。小官申斥。大官罰俸。別處分也。罪滿釋放。須具保狀。一月而後。警察查驗。眞能改悔。轉報典獄。明感格也。嗚呼。日本之於監獄。酌理準情。若是。得不謂之文明之國歟。譚次。有以米四成麥六成之飯。請藤澤君食者。蓋每食必典獄官先嘗。辨其合否。然後轉食各

犯。嗚呼。家人父子之誼。殆亦無有逾於此者歟。藤澤君言。中國欲改良監獄。當從京師及天津入手。裁判所與監獄相表裏。尤當先設。日本監獄諸犯。多從裁判所送來。典獄官除日曜日外。每日自八時訖四時到署。祇留看守長若干。及醫務所敎務所長各一人。因出示簿錄一册。猶中國之所謂案卷者。細閱之。若受附發議。若名籍原簿。若刑事被告名籍。附報告書。若地方裁判所檢事告監獄長令執行刑事書。若地方裁判所判罪書。若警察署告監獄犯人拿獲時情形經證書。若入監後做工視察書。若外來報告書。報告其家事。若因病阻滯意見報告書。若被告人行狀視察錄。入監後。是否守法。有無他念。若出入書信題記簿。若行狀錄。凡獄則也。紀律也。敎育也。作業也。衛生也。親屬故舊也。有所關涉。始登錄。若健康診斷錄。皆刊定成式。隨事塡寫。每經一官。印一小章。非如中國之複沓。又必鈐官印。以爲可以杜弊也。新聞有及犯人之事者。亦裁翦黏貼。又出示無

刑錄一書。又贈銅鑄監獄圖。徑約二寸。甚精美。又約同赴監獄協會。將出大門。旁有售美食者。專爲犯人而設。亦引觀一過。嗚呼。人類相全之道。一至於斯歟。抵會所見各種刑具。皆昔日所用。備及殘酷。見德川時代刑獄圖。其中鋸解火焚。尤目不忍覩。見各國監獄撮影。臺灣監獄。亦附於後。對之赧然。推藤澤君之意。毋亦以維新前若彼其忍。今若此其恕。而隱諷我之汲汲改良乎。歸寓午餐。已三時有半。

中國刑獄之弊。爲歐美各國所詬病。屢見於譯報者。無可諱也。比來東京。與其士大夫言。亦往往訾議我之刑獄。亦無可諱也。即我平心而論。文告旣繁。相通以僞。大訟累數年數十年不決。小訟則一任官吏之喜怒。以爲輕重。於是未定罪之先。受非法刑求。逮入獄門。又有獄卒之私刑拷掠。甚至無罪而株連波及者。爰書未定。其人已瘐死獄中。即幸而出獄。旣未予以自新之路。又未授以謀生之技。仍不免

再蹈於後。無可諱。亦不必諱也。近者大吏頗注意於此。欲使在監諸人。學習工藝。而議者猶以脫逃爲慮。其擅作威福者。又動輒詆民之無良。嗟乎。民誠無良。然非陷於不知。即迫於不得已耳。吾不與論歐美。不與論日本。姑與論　國朝。方緜竹李公化楠。令餘姚時。凡獲穿窬小竊。不遽加刑責。遴手藝之老成者。使敎以藝。暇則親至其處。反覆開導。俾自悔悟。藝成。許親族鄰里。或敎其藝者。具狀保出。永不爲非。於是境內無宵小。而凡民亦莫不相感爲善。餘姚乃大治。此足爲州縣之軌則。而亦差可解泰東西人之嘲者也。雖然。此祇施於小罪之人。若欲合全監而敎之。非改輕刑律。改輕處分則例。而又如日本警察署之互爲捕獲。裁判所之專判罪名。雖孔子司臯。孟子司牧。恐亦未足以企此。噫。吁。嘻。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晨八時。偕子欣夫婦及芷溪。爲日光之遊。○先到上野停車場。九時。附汽車。一路樹陰縈拂。風景絕佳。窗外山靈。若迎若笑。午後二時。抵日光町。庽神山德平店。三時。徒步觀霧降瀧。（日人名瀑爲瀧）約有中里十里之遠。半途天雨。泥澁滑澾。幾自崖而返。強忍倂進。則見對面山頭。懸流直瀉。如雙龍之交舞。破壁欲飛。惜暮色蒼然。未至其下。所謂廣八十間餘者。尚未窮其勝也。輒誦陶靖節句曰。慰情聊勝無。

二十三日。晨七時。雇人力車遊各山。自大川谷而含滿淵。而馬返。而般若瀧。與方等瀧。而中茶屋。而華嚴瀧。而中禪寺湖。庽米屋旅館。每上坂及瀕險處。舍車而徒。大川谷流水潺湲。或石當其衝。則如馬怒號。或泥淤而曲。則如蛇赴壑。含滿淵北岸。石刻佛像。面淵而列。以百數十計。馬返有茶寮七八軒。爲遊人憩息之所。般若瀧高五六丈。闊三四尺。方等瀧高七八丈。闊二三間。一東一西。跨兩山作八字形。而仍

收於一覽。中茶屋有賣筐印塔。在巨石上。石含磁氣。上畫一圈。徑約尺許。以指南鍼試之。在圈中則易向。在外則如故。不足爲奇。日人奇之而已。華嚴瀧者。從中禪寺湖水。絕壁飛下。高七十餘丈。闊三間餘。稱關東第一。倚磴注視。但覺細沫濺衣。寒氣砭人肌骨。幾不知此外尙有炎熱場。湖亦稱第一。凡東西三里餘。南北一里許。（日里合中里之數。黃志云八里有奇。維新史云七里有奇。其他雜記。皆云六里半。未詳孰是。）在羣山上。亦在羣山中。米屋據全湖之勝。凭樓遠眺。尤令人飄飄欲仙。郭璞詩云。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此情此景。彷彿遇之矣。午後三時。覓小舟泛湖。乍晴乍雨。忽虹架一橋。山樹亦異彩鮮明。乃歎天公爲我輩特開一畫境。傍晚。附近小步。見西人頗多。蓋瀕湖一帶。各國公使皆有旅邸。皆來消夏。獨我國公使無之云。

二十四日。晨九時。徒步遊各山。沿中禪湖而行。道塗平坦。湖盡處。再前

行。而龍頭瀧。而戰場原。而湯瀧。而湯湖。而湯元。遂覔旅舘小憩。已午後一時半矣。龍頭瀧者。湯瀧之下流。銀河倒瀉。有似白龍頭。因以爲名。俯視澗底。如湖如海。如煙如雲。日光射細沫上。變成五色。於此悟回光折光之理。戰場原一片平沙。浩浩無垠。周圍約中里三十里強。或曰上古時用兵。或曰嘉慶年中小田入道事。要爲彼邦一大掌故。湯瀧者。湯湖之委流。潰決奔注。高四十五丈。闊十丈。其水自一大斷崖。傾瀉盤旋而下。殷殷然。轟轟然。若千萬白蚪。蜿蜒飛躍。噴雪吐霧。相拏攫而降。草木震盪。山鳴壑撼。眞壯觀也。（用碑文。）旁有一碑。題曰瑰偉雄麗。允爲定評。細讀其文。知此瀧自明治八年。笠原文平。與源川小阪。井山田諸子。相偕捐貲。披榛翦棘而始顯。與龍頭瀧之始顯於天保中之櫻宇林子者同。因思天下賢才。如此瀧之在明治八年以前者何限。彼亦幸而遇文平諸人。向使不遇。今日誰知有湯瀧。又思

日本人上下皆具眞實力故其於巖穴能搜剔西人遂稱爲天下之大公園即於政治一切能競進西人亦引爲文明之强國方探名勝而忽儵時艱自哂亦自咎也碑又言晃山之瀑七十有二今創選其五華嚴雄大湯瀧偉麗霧降綺麗龍頭勇壯觀背奇峭而他皆不與文爲大槻文彥撰額爲杉華題後之遊者當有取於斯也湯湖南北二十町餘（六十間爲町）東西十四五町雖不甚廣而中央斗出一島譬諸大江之有小孤山亦頗可觀湯元有温泉因硫磺鬱蒸而爲氣經過時甚臭兩旁浴室如櫛雖男女亦分而路上頗有窺見者日本維新以前男女往往同浴或不避路人即於門前取盆以浴後皆懸爲厲禁吾知十年以後必遐峻其防而謬者反欲中國破其界可謂不善學者矣二時半循原道返繞至湯瀧之斷崖處徘徊片刻旋於中禪湖頭雇小舟風飽一帆兩岸山靈如相佑助殆即馬當耶吾將以是

倣王子安計是日約行中里五六十里。

二十五日。晨七時。徒步尋白雲瀧。悉木橋新爲水衝折。不能往觀。至馬返。足力已疲。仍乘人力車。而清瀧。而裏見瀧。而東照宮。而假橋。午後三時。抵神山館。清瀧。向因弘法大師得名。嗣後山木漸禿。水源亦涸。涓涓細流。了無足賞。裏見瀧。高八九丈。闊六七尺。從三面石壁直垂而下。頗以勁陗取勝。兩脇小瀧對瀉。亦錯落有致。譬諸家庭內。老人在上。兒孫繞膝。穆穆翼翼。令人敬羨。大槪君僅選名瀧五。當以此補而爲六。東照宮者。奉祀德川家康之廟也。須購遊券得入。凡日本游覽之需費者。二錢至十錢。此獨八十錢。殿宇宏壯。雕鏤精美。翬飛鳥革。備極奢華。有大猷院。則奉祀第三代家光者。考其規模。泰半仿效唐制。二天門夜叉門。名稱尤奇特。一石鐫空烟二字。爲阿部朝臣葬所。又有梶氏墓。其人爲督源朝臣定良。餘凡銅石塔鐙。不可勝數。一

處養馬。導者曰。有功於甲午之戰者。聞之滋媿。嗟乎。千金市骨。自昔豔稱。今日本於一馬優待若此。則於人可知。宜國勢之蒸蒸日上也。假橋。長十四間。闊二間半。橫架大谷川上。車馬往來。絡繹相屬。以在山下。故亦爲日光之一景。　日本自傾覆幕府後。成明治之中興。不知者幾疑德川氏而仍掌朝權。將爲操爲莽。否則亦必以鎖港爲得計。區區三島。勢不至爲列强併吞不止。以余論之。幕府不始於德川氏。其在鎌倉。源氏則三世矣。北條氏則九世矣。其在室町。足利氏則十三世矣。織田氏則一世矣。豐臣氏則二世矣。前後共三百八十四年。德川起於江戶。自家康以迄慶喜。凡十五世。祇二百六十六年。然猶可曰源氏諸人剏於前。德川承於後。根深蒂固。終將不利於國家也。則嘗攷諸史乘。家康尊崇儒術。聘藤原肅。林羅山輩。研究經史。而文教大興。又復許中國及荷蘭通商。且屢召荷人。親問海外情形。

以供政教之資·縱不足與我　朝之錄用南懷仁湯若望並論·而其時尙在明神宗之世·卓識先幾·一時無兩·秀忠嚴邪教之禁·家光爲遺孽之援·則由敎徒之自取·綱吉首建聖廟·剏設學校·其時諸侯二百七十八藩·爭相仿效·翕然嚮風·於是中江原·伊藤維楨·物茂卿諸儒·接踵並興·彬彬稱盛·至今流風未沬·雖有西學之輸入·而仍得爲國粹之保存·德川氏不可謂無功於日本者也·家齊家慶力主排外·家定自審勢力不敵·意遂轉移·家茂又堅請訂外交條約·而二三憤激者流·倡攘夷尊王之說·奮然一決·起而與幕府爲難·逮王室尊·幕府覆·而知夷終不可攘·一意廣事外交·仍與德川氏末年無異·是故德川氏而仍秉國政·吾知其必能維新者也·而竟至於此·豈非事之大不幸者哉·雖然·家喜奉還政權後·現尙爲貴族院議長·分田授祿·賞延於世·視北條足利諸氏之家亡而族赤者·奚啻霄壤·此東照之

宮猶列在別格官幣社。凡二十一。此外官幣大社四十一。中社二十九。其小社三。又有國幣中社四十八。小社二十五。府縣社鄉社村社無格社。難以悉數。以時祭祀。斯又天之報施。與國家之眷念。爲不薄者也。吾爲此語。非與前言相刺謬。五月十七日所記。特以明德川氏之能規大勢者多。倘有自便私圖。不爲國家謀。并不暇爲子孫計者乎。吾將與之披將軍之傳。遊日光之廟。

二十六日。七時。附汽車至宇都宮。易車。午後一時。抵上野。遂赴精養軒。西餐。

二十七日。酷熱。擬不出門。十時。李監督通電話招飲。遂造其寓。暢譚。旋至富士見軒。西餐。午後一時。遊三△皇山△。又購劵至星岡茶寮。有人導引登樓。蓋係士族女子之來習禮者。坐定。以次各獻茶一椀。椀皆古色斑斕。茶味濃而少。祗什分之三。其獻也。跪而頓首。須答禮以兩手接之。三口飲畢。並進餹餻。色香味俱備。後遂不見面。畢竟與各茶寮

不同・六時・赴會館・　日本抹茶・即宋人之點茶・始於足利義政・據黃志所言・其法與大觀茶論蔡襄茶錄同・去年張季直在大阪・遊愛日小學校・其校長高橋君・曾令女學生行抹茶禮・然云自奉爐而進・即致禮・禮意甚恭・不知酬答之禮闕略否・則知今日甚簡率也・

二十八日・午後五時・偕希仲陪荇農至麴町區飯田町購恩物・計種類甚多・球也・三體法也・木之積立也・板排也・箸排也・環排也・畫形也・貼紙也・紙刺也・繡取也・紙翦也・紙織也・板組也・板連也・紙組也・紙摺也・豆細工也・土細工也・此外又有板輪受輪・五色旗・豆囊・滑輪・是爲遊戲用具・皆所以啓牖小兒知識・爲幼稚園所必不可少者・上原六四郎云・一紙縱橫交折・交折之中即點・橫木上立一直木・直木之兩旁即角・皆寓有幾何之基礎・將紙直剖而成纖維・橫斷而成小塊・即寓有物理之現象・撚紙成蠅・順其纖維之性則緊・反之則鬆・即寓有製

造絲蔴之理。湖北師範講義中課外講義。其說是也。但中國無經驗之保姆。其不視爲玩具者幾希。

二十九日。午後三時。至順天堂醫院。視子欣病。其名爲肛圍現。即肛癰也。

# 甲辰東游日記卷三

七月

初一日。閱蒲生秀實不恤緯。蓋因露西亞國（即俄）有事於北邊。而上之國老者。凡五篇。一治要。二變萌。三虜情。四刑名。五兵資。文頗疏暢。而慷慨忠憤之氣。橫溢於言表。轉不免失之虛憍。時在文化丁卯六月。則我嘉慶十二年也。秀實。字君平。下野人。

初二日。閱無名氏產語。凡十二篇。一鳥彀。二樂施。三有土。四琴乙。五有人。六皐賓。七冷無疆。八馮驩。九四民。十文侯問。十一物價。十二良卜。所言皆治生之事。與國家之治相表裏者。而多采輯管晏李悝白圭等語。如劉向說苑之例。其第十篇。雖題爲文侯問。而不盡文侯李悝語。其文侯李悝語。又散見於他篇。據大宰純跋。則相傳出於盜樂佛

寺之古藏。而彼得諸浪華之市者。今研學會刊本。題爲純箸。誤耶。抑純託名。而此轉爲實錄耶。疑不能明矣。卷端題吉田松陰愛讀之書。又載其像並手題語。當是坊間附益。吉田曰。不掬糞水。不能成善農。不斷筋脉。不能成善工。不傷肩背。不能成善賈。不踏死地。不能成善士。此數語甚猛勇。吾將益以兩語。曰不追外患。不能成善國。使吉田有知。當亦以爲然也。純字德夫。信濃人。

初三日。晨九時。芷溪約遊箱根。先到江之島。十二時。赴新橋。附汽車。中經隧道。至藤澤。易電車。午後四時。達江島。庽風琴閣。六時。往海邊眺覽。見十數人男女浴。中國及東西洋人均有。雖立竿爲界。究嫌雜沓。雖女子穿疏布衣。而出水則緊貼於體。究失雅觀。適成爲海外之風俗而已。

初四日。晨八時。遊江島。先渡一板橋。甚長。購往復劵。循山而上。茶亭頗

多。一廟側藏古器物。如德川氏之刀。北條氏之冑。以及後鳥羽天皇賜源頼朝之勅。紛然具陳。計不下數十件。亦須給錢乃得縱覽。本擬往岩屋。同人中有艱於步者。遂不果。至主敬樓品茗。地勢高敞。攬全島之勝。午後二時。遊岩屋。其前支木爲橋。曲折以達於內。分二道。有一洞可傴僂穿。可由此道以達彼道。旁有佛像二。各人皆秉燭而遊。凡入岩有費。燭有費。聞昔有仁田四郎。曾入此岩以達於富士山麓。今未知通焉否也。歸途。在茶寮小憩。西浦夕照。東浦張帆。絕妙一幅圖畫。過海邊。見浴者近百人。轉笑簡狄氏而存。或亦嫌疑之弗避歟。

初五日。晨八時。附電車。到藤澤。易汽車。到國府津。再易電車。十二時抵塔之澤。即箱根之一部分也。寓環翠樓。一路車隨峰轉。毵毵之樹。汩汩之流。爽人心目。是樓高敞雅潔。四繞皆山。環翠之名。殆非忝竊。晤仁和留學生錢念慈承鋕。

初六日晨八時賃人力車遊各山盤旋而上道塗寬廣可五馬並行惟粗石旁敷稍嫌震動到宮之下多西人旅舍再前行道漸狹一處亦多西人旅舍西人之踏馬而遊者亦時時交錯於道十二時抵蘆之湖在橋本旅館小憩其樓瀕湖與米屋相伯仲湖在箱根山頂視中禪湖較小右有一島如股之伸如屏之障不能遠眺據黃志所載則周迴四里餘深四十六仞也遙望左角一島離宮在焉散步至其處則高築石岸圍以鐵欄與遊日光時經過華山旁之皇太子避暑所相似知無宮內省優待券未必能入遂返橋本館午餐旋循原道至環翠樓五時附電車六時半到國府津七時三刻附汽車八時半抵新橋是遊匆匆玉簾之瀧未觀湯本宮之下堂ヶ嶋底倉木賀小涌谷蘆之湖湯之花澤仙石原强羅各温泉未浴惟在環翠樓一試塔之澤温泉耳歸寓悉南皮公支電飭再留三月

初七日・閱黃志・午後五時・赴同鄉會事務所・

初八日・閱黃志・午後六時・訪李監督・商議分途攷察事・

初九日・晨七時・至順天堂・視子欣病・十一時・長岡子爵以書來招飲・午後・閱黃志・

初十日・晨九時・訪楊公使・未晤・午後六時・希仲特賃舟・約至兩國橋・觀煙火・雖人山人海・而河中則艫舳相銜・岸上則裙屐整列・絕無有譁爭水路・奔走街頭者・皆警察之管理善也・當夫霹靂乍響・電光橫掣・團團黃日・散布萬星・爲龍・爲魚・爲花・爲草・已徵變化・時而浮屠七級・時而傑閣數重・尤奇者・一兵艦爲海戰之形・每點一礮・聲光並茂・尙武精神・殆寓於此・至十一時・始回・所見不下數十種・每易一種・無男女少壯・拍掌歡呼之聲・幾使水爲沸而梁爲折・嗟乎・以彼國勢蒸蒸・人民之樂・亦固其宜・我輩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此・

十一日。晨十一時。至麴町區有樂町日本倶樂部。應長岡之招也。席上爲言中國須一切改良。以整齊畫一爲主。即如兵制。各省各操。不能一律。殊非所以便徵調而重防禦。洵爲切中之言。午後七時。赴有斐閣。購書。

十二日。晨九時。長岡贈其所箸雲海詩鈔。略翻一過。其偶書云。畢竟吾詩我爲主。性情流露自芸田。又云。晚輩皆言宗杜老。不知杜老又宗誰。是其宗旨所在。然欲自成家數。談何容易。惟五古云。堪笑搢紳士。無武亦無文。憂樂不出戶。一語豈及民。儒生與俗吏。論議徒紛紜。人望昇平至。吾願憂患存。洵爲見道之言。善善終不用。郭公國自亡。見善不敢怠。忝哉周文王。頗能運典。遠澗雲忽生。前峯看浮動。殘月照山路。秋樹影不濃。亦頗入畫。七古云。瑤池夜宴天門開。燭龍吐火照閶闔。莊重稱題。大呼勸君將進酒。請君爲我歌莫哀。運用自然。奇闕

恐惹山靈瞋。亘古不見蠟屐人。壞雲翻墨作飛雹。萬木僵屈如無春。亦見雄健。五律云。僧去晚鐘後。漁歸秋笛中。月上僧移榻。秋高潮到門。孤城依樹起。一水抱村流。苔深松化石。淵古鯉爲龍。急雨時驚夢。流雲幾入詩。泉飛疑有雨。僧定不聞鐘。地僻秋來早。溪深月出遲。秋陰前路仄。夜氣遠山低。風定海猶怒。潮來城欲浮。雲共帆浮浦。月隨潮到門。柳昏鶯語嬾。花落蝶飛低。寒颷生遠樹。暝色帶行人。江湖無俗夢。天地入漁舟。浪翻礁隱見。船動岸低昂。日高雲不散。春暖雪仍殘。有風晴亦雪。無月夜還明。七律云。勝境初經頻立馬。仙村未到遠聞雞。嵐氣深時晴亦雨。楓林多處晚成霞。五洲花月迎車蓋。萬里風雲趁馬蹄。半簾斜月晴無影。一枕濃雲冷有香。人影漸移橋畔月。歌聲高過嶺頭雲。艸蟲吟冷秋三逕。蕎麥花明月一川。小梅村外舟搖月。淺草寺邊鐘盪霞。萬里潮聲來枕上。千山寒色到舟邊。孤鵠入雲

平野暗。斷虹照雨遠川明。寒雨夜成千嶂雪。蠟梅朝作滿園春。七絕云。客舟半夜征韓夢。撞斷豐公城外鐘。月上不知江路遠。蘆花風裏放船歸。前溪凍結行人絕。流水無聲舟自橫。畢竟留將根蒂在。人間何事怨東風。涼風十里晃山路。半入青杉半翠松。歸來月暗蘆洲外。認得漁家補網鐙。馬頭幾見團團月。猶隔扶桑海上山。嬌鶯喚醒江南夢。飛上梅梢第一枝。堤上日高煙未散。垂楊十里小西湖。狹巷短兵交刃處。殺人血瀉作河聲。世間滋味君嘗遍。却愛園梅一點酸。爲道涼風如有意。入窗休弄讀書鐙。凡若斯類。或即景。或脫胎。均可誦。其他五古之記夢。七古之江上吟。櫻花吟第一首。舟中作。水前寺月夜浮舟。春夜共栗香泛舟。五律之途上。七律之早春賜宴謹賦。千葉縣及毛州又拿破侖古戰場。信州道中。下球摩川。過阿蘇。墨水春日漫興。五絕之古意第一首。丁抹城外曉見。七絕之瓊陽送友人。老將。

墨江雜詩第十首。塞下曲第二首。蘆湯雜詠第五首。夜上函根等篇。亦極完善。

十三日。晨九時。到麴町區霞ヶ關町外務省。晤兼勤岩村成允。旋赴楓亭小酌。午後二時。訪陳瀛生福頤及子欣。

十四日。閱黃志。

十五日。晨八時。偕工學士飯田敏雄。再觀淀橋淨水池。出示圖六十餘紙。凡沈澄池之引出口。引入口。引出口扉。引出口塵除扉。排水用管。溢流管。濾池之引出口。引入口。排水及量水器。淨水渠之引出口人孔。溜井。溜井鐵物及阻水弇。砂洗機械自動停水瓣。均圖之。每一事。一圖不能盡者。分爲數圖。其阻水弇。有鑄鐵。有鍊鐵。有合金。亦分別圖繪。而排水渠之人孔。人口。濾池之給水渠水門。以及新水路之引入口水門。餘水吐。塵除扉。並木橋之臺。又凡代代幡村字北笹塚用

水拱道路拱、及下町、本村道路拱、與夫掘鑿、及淨水渠下鐵管敷設、又凡水池之截面平面側面、亦莫不有圖、繼觀各處、知三沈澄池、周圍各長七百二十尺、闊三百四十尺、深二十尺、共容積九百萬立方尺、濾池濾過之速度、每二十四時、可濾十尺、凡十四池、周圍各長二百五十八尺、闊百六十八尺、深九尺、面積共六十萬平方尺、餘四池爲豫備掃除之用、凡掃除、每年一次、其濾水之法、於濾池每一個中、甃以磚、分爲五格、每格之口、其一在左、則必其二在右、以次互易、使水迂回而過、下鋪石沙、第一格最粗、以次而細、各厚五寸、曾於室內見其分列各種沙、粗者如米粒、細者如飛灰也、淨水池、又分設於本鄉元町及芝榮町、二者皆淀橋注入之、其水源、羽村爲舊水道、約日里十里許、至豐多摩郡和田堀內村、開通一路、爲新水道、計機器、鐵管、室內所用電鐙、及工費、共需八百五十萬圓、當時物價廉、今則須

倍之。方開辦時。僅發國帑三百萬。餘借民債。現每年用六十萬。所收水錢。一年四次。每次可六十萬。始願所不及此。當時由東京府挪議。除百分之七爲股東息。其餘府知事與國家對分。凡取價。一家以五口爲率。月納一圓。加一人。加十八錢。其食館之用水煩者。不在此列。竊思淀橋之池。取源甚遠。且所設鐵管。共長二十六萬二千三百五十間。若武昌於漢陽門外。通諸城內。分幹路若干。支路若干。先從幹路入手。計所需可省之以三倍。俟民知其利。積漸推行。匪直衛生之善政。抑亦生財之大道。特凡事難與圖始。姑息者每惕於水夫之奪生計。不知水夫本非專恃擔水。且可改就他食。興大利者。毋緦緦過慮爲也。旋赴富士見軒西餐。午後二時。訪文學士清水大樹。譚及人爲有感情之動物。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爲兄弟之邦。近雖與英聯盟。恐不足恃。凡非族類者。終有異心。各國皆然。深願中國汲汲自强。

以同禦歐力之東漸。爲目前第一要義。又言中國之來遊學者。漢文不深。一到日本。輒心醉西法。厭棄故學。不知日本有日本之國粹。中國有中國之國粹。未容輕棄。以後須擇稍具根柢者來學。方無流弊。雖似陳言。實皆扼要。又訪念慈。晤。

十六日。閱黃志。

十七日。晨十時。加藤義三來訪荇農。作竟日譚。前在四川充領事官。而能通華語者。爲言中國亟宜變法自强。又慨歎於婦人之裹足。男子之吸鴉片。聞之滋媿。竊思二者之害。弱種弱國。近人論之詳矣。但令教育普及。則不勸天足而自勸。不禁鴉片而自禁。此探本之說也。即以治標論。或疑鴉片爲印度入款大宗。禁之則英必不允。盍亦觀日本往事乎。方明治十一年改正條約後。英人夏拖列。密將鴉片輸入。犯其所禁。爲關吏覺發。英領事袒護夏拖列。判其無罪。於是國民以

爲蹂躪我稅權羣起而攻寺島遂至屢易外務卿至十三年法權稅權漸得恢復故十四年所頒刑法其關於鴉片罪者曰輸入鴉片煙及製造或販賣者處有期徒刑曰輸入吸鴉片器具及製造或販賣者處經懲役曰稅關官吏知情而輸入鴉片及其器具者照前二條刑各加一等曰給貸可吸鴉片房舍以圖利者處經懲役曰引誘人吸鴉片者罪亦同曰吸鴉片者處二年以上三年以下重禁錮曰私有鴉片及器具或受寄者處一月以上一年以下重禁錮不立法則已立則必行用能使面積二萬四千七百九十四萬方里之地竟無一吸鴉片之人而吾國廣東人因壬寅冬販賣鴉片而被拘者定監禁罪六年訖今尚在巢鴨監獄然則英人何慮特患我之不欲禁耳或謂印度之人其初但知生啖近亦效華人吸煙且多嗜好是鴉片一物始自印度而流及中華吸煙之法復由中華而傳至印度循環

之理。非人所能爲。此書生之見。非政治家言。或謂中國栽種罌粟。已在在而有。盍仿印度法。令收成後。售之於朝廷。然後分售於商人。不准民間私自交易。庶幾於害中求利。此亦不得已之苦思。而要爲大國待屬地之權術。殊非政體。

十八日。晨八時。赴清風亭同鄉會。旋至惠比壽館。訪築巖諸人。飯焉。午後四時歸。

十九日。閱黃志畢。竊歎其以內地之人。編外洋之史。又以二千餘年之事蹟。約之爲五十餘萬言。翔實華贍。的是史才。惟所載止於明治十四年。議者以日本進步之速。謂據黃書以求日本今日之國情。無異據明史以語中國今日之時局。不知其大端要自可尋也。且黃氏明云十五年以後。改易新政。當付之補編。使其能成。吾知視高山林次郎諸人之所分纂。當更雅而簡。

二十日。閱日本維新三十年史。

二十一日。仍閱。

二十二日。閱訖。竊歎高山氏諸人。不過應博文館書賈之聘。叙述成書。故體例近教科書。議論涉報館氣。即年分亦多舛誤。則所謂乙國人自言之之詳且確者。祇想當然耳。況三十年以後。因革損益。殆非一端。必謂據之而可求日本今日之國情。亦猶據咸同兩朝實錄。以語中國今日之時局也。平心論之。當以黃書溯其原。此書竟其委。更就現行法典。以證其現象。斯爲得之。若云史才。斷推嘉應。

二十三日晨起。見街上懸鐙張旗。萬戶一律。蓋賀遼陽已占定也。日本於各報外。有特別新聞。謂之號外。凡有軍情。無不實載。賣者搖鈴甚急。故其國民。於小挫則憂。於大捷則喜。嗚呼。何其民智之開也。計是役日兵死者萬七千人。十一時至會芳樓。應子欣之招。午後七時。見

提鐙行列數百人約四五十人爲一隊每隊奏軍樂又有巡查導前以資彈壓然則民智之開由國家開之也德富蘇峰曰日本有國家而無個人中國有個人而無國家吾聞此言吾將抉我病根之所在

二十四日晨九時至日本橋區本兩替町日本銀行晤其役員北畠直至鑿票處凡應銷之票約百張一束置一機器上鑿孔如錢大連鑿三孔至核號處皆女工司其事將鑿孔之票核對號簿銷去至燬票處一室以鐵爲門中間穴一孔約二寸扁方其內設鐵鑪甚高旁有鐵梯下有一門爲引火處凡燬票須登梯自上擲下俟火旣引即將室門扃閉總裁副總裁諸人均於穴隙窺之所以杜弊也至貼近庫藏處遍設水管倘遇警信一撥機關水可立滿至庫中石壁鐵門分甲乙丙丁四號據稱門內有一鐘每日校準再有一門爲貯積地每日九時開庫先後皆不能開庫外胥繞以鐵軌又有一升降機皆所

以便搬運也。至標本室。羅列各國金銀銅三幣。凡匣十六。每匣抽屜五。每抽屜四五十種。此外又有兩大匣。未啓。又有紙幣標本。別一處。爲藏圖籍之所。其下爲各員議事處。餘則發行局。出納局。營業局。國庫局。株式局。文書局。計算局。檢查局。秘書室。爲各員分理庶務之處。簿籍旁午。未一一遍覽。北畠君云。日本向用國立銀行法。設立銀行甚多。嗣以淆雜不清。難以酌盈虛而資周轉。於是議俟各銀行出票期滿。停止其國幣發行權。遂於明治十五年。設立日本銀行。計資本一千萬圓。分五萬株。每株二百圓。祇准日本人入股。營業以三十年爲限。限滿後。尙可斟酌再辦。凡民間存款無息。民亦以其穩當而爭附之。亦不得借貸。欲借者。有勸業及農工各銀行在。所出之票。大率流行內地。其與外國交易者。有正金銀行在。其往來各銀行之資本。別立一表。欲相通者。如其資本而予之。有一定限制。其銀票之互相

轉注。一時難於淸理者。皆由日本銀行結算。除日曜日外。每日十一時至十二時。爲交換之時。九時至下午四時。爲辦事之時。人約五百員。四時後俱歸。祇有三人値宿。自東京外。凡支店及出張所幷各銀行代理者。共四十七所。自來取法者。必取風俗相近。方揪辦時。雖參攷各國。而仿效白耳義即比利時。居多。中國欲立銀行。似與日本較近也。余頗韙之。　泰西各國。皆有銀行。約分二種。獨立爲本。各占一方。各圖己利。以持一國之金融者。此英蘭及北美合衆國行之。所謂獨立組織也。設無數支店於各處。互相結合。以調理全國之金融者。此歐洲大陸所希見。惟蘇格蘭及濠洲殖民地行之。所謂支店組織也。日本自明治三年。伊藤博文赴美國。攷察紙幣消滅之法。歸而議立銀行。井上馨等贊成之。五年。頒發國立銀行條例。而各銀行之資本。大者四五十萬圓。小者五六萬。皆屬小銀行。銀根率無以通融。十五年。

松方正義請設中央銀行。政府從之。於是頒發日本銀行條例。予以紙幣發行之權。以整理內國之經濟。同時剏立正金銀行。以爲外國貿易之交通。又設勸業銀行及農工銀行。以備耕地開墾之改良。又設拓殖銀行。以興北海道拓殖之利。又設興業銀行。以爲工業者貯蓄之便。此外普通銀行。貯蓄銀行。普通兼貯蓄銀行業者。幾於徧地皆是。合計全國銀行凡二千六百八十所。此日本各銀行之大槩也。至於紙幣。明治以來。發行甚多。曰太政官票。曰民部省票。曰大藏省兌換證劵。曰開拓使兌換證劵。皆於十二年間。先後銷燬。許以新紙幣交換。其種類分十圓。五圓。二圓。一圓。半圓。及二十錢。十錢。凡七種。旋以半圓以下之紙幣。得與銀貨銅貨交換。銷號不復製。故市上流行。今紙有十圓五圓一圓三種。其新紙幣。本由德國東督奴萬商會代製。嗣因文字太細。易於塗改。染色亦未臻美善。別設印刷局。以隸

於內閣使製造之此日本紙幣之大槩也我中國設立銀行已奉
明詔頗聞欲取法於日本甚得其要惟是中央銀行者爲各銀行之表率而使之有所匯歸將以整理財政非收攬財賦也凡集商股於事之如何皆許其人過問將以借重商權非專擅官權也我國之在官者或未盡明此理則請仍與論日本銀行夫亦曰此實私立之公司不過受政府保護得操發行國幣之權而已其發行紙幣以一億二千萬圓爲率止有如此數之財產不必眞有如此數之財貨若欲多發必經大藏省許可且納五釐息於大藏省以示限制而防倒閉政府以其關繫甚鉅特派正副總裁兩官爲之經理大藏省又派理事四人監事三人或五人以爲輔助其理事監事亦於株主中選任而大藏大臣又自行監督此兩項官似此官商相維以國幣發行權委之於民而免闇隔之患又復董之以官使有所限制而免傾倒

之虞。故民皆信用。推行日見其廣。方今所發紙幣二億萬圓。現存金貨八千萬。謂之正貨準備。其一億二千萬。不過以國債股票爲抵。謂之保證準備。是以八千萬之實數。竟作二億之用數。由於立法之善。而民之取信者深也。匪直此也。平時購機器。造船礮。國家可貸之於銀行。一旦與鄰國失和。政府可權令銀行停止內地之兌換。罄其現存正貨。以供軍需。然則中央銀行之利國利民。不亦大哉。我國招信股票。旣已如此矣。願此後銀行之毋失信於民也。果能不失信於民。則築鐵路。開礦山。辦工廠。一一借資本於外人。而必以某路某礦某廠相抵乃允者。他日猶可挽回。果能不失信於民。則永停捐納之

詔。墨跡未乾。而外省之自定限數。以請開捐於前。戶部之許復原官。以議准捐於後者。他日或不致再爲推廣。而可實行永遠停止之政策。雖然。人類不齊。程度非一。必有以但責商人之報效爲得計者。

二十五日。午後二時半。萬家又懸鐙張旗。以遼陽已占領全部也。是日爲余初度。招數君子飲之。惠比壽。

二十六日。晨八時。到麴町區道三町電話交換局。晤其技師高原傳三郎。觀機械室及試驗室。萬綫縱橫。大約分總號綫若干。接之於案上一機。機動。以耳筒聽之。知爲某號。即以某號支綫。接之於某號孔。其孔如筆管。以木爲架。布列其中。自地板上起。高約四尺。闊四五丈。望之如蜂窠然。每孔旁有號數。故聽畢即接。頗爲敏速。至發電處。有電鐙甚明。係驗電之分量而設。非爲電鐙之用。繼到交換所。皆以高等小學校三年畢業女學生司其事。每人管百號。間數人後。別有一女子坐聽。以防傳誤。並設案多張。女子聽畢。隨以鉛筆記出。亦防傳誤。凡通電話。某號即於某孔發光。又有一案。所以督察女子之用心與否。謂驗之於多孔之火光也。此項女學生。每日可得十八錢。或四十

錢局始於明治二十三年現共五所通電話者約萬五千家是局約二千五百家統計所入百萬有奇高原君云日本號碼用字母加一至十拾個數目字故甚便中國如欲開辦字畫太多則較難余謂中國電報用字八千六百有奇亦由無字母所致。

辟氏四國日記云古者歐洲婦女守禮之箴大致與中國相似三四百年以前法國某王思致富强之術莫如化婦女之無用爲有用毅然以改俗變禮爲務其初不得不用非常之勸懲厥後風氣浸成而婦女之爲用果不異於男子用之戰守則男子荷戈婦女饋餉用之學問則男子精銳婦人沈靜於是向之有十萬人者不啻驟得二十萬人向之有百萬人者不啻驟得二百萬人其計既行其效既著歐美各國無不效之視爲當然漸忘其所以然且有見中國之禮而笑之者余觀抄紙部之多用女工及是局之多用女學生而竊歎日人之能化無用爲有

用也。特引評語於此。其中得失。目前未敢定之。

二十七日。晨八時。至芝區汐留町。觀鐵道作業局。皆以電氣發機。凡起重機。壓鐵機。拉鐵機。扭鐵機。截鐵機。穿鐵機。裁製木材機。大率與芝浦製作所相似。工場極大。是日天雨。往來其間。衣履盡溼。一處穴地爲大圓形。安設鐵軌如環。所以試車之能轉折否。其造成而新油漆者。皆置於廠中。嗣晤局長平井晴二郎云。此爲官設綫。計每年支出千二百萬圓。收入二千餘萬。約可贏八百餘萬。歸後。以職員錄攷之。其職分建設。工務。汽車。運輸。計理五部。其員則長官。部長。事務官。及事務官補。技師。技手。書記。及書記補。凡千九百名有奇也。是可見日本之於鐵道事業。其猛進爲未可限量矣。午後三時。訪子欣。託其代延築巖爲通譯。　日本鐵道。有官設。有私設。凡私設者。官爲之一律保護。惟國家有事。則減其值以供輸送。且俟行之二十五年後。政府

有將鐵道買入之權。是爲國有鐵道。官設者。由於國庫及公債。自明治三年。築東京橫濱間鐵道始。私設者。十四年。巖倉具視。勸民間立公司。承攬爲之。當時之民。不知其利益。應者甚少。又以利息苟不滿六分。須由官津貼相要求。而政府許之。於是日本。關西。山陽。九州。北海道炭礦諸鐵道會社。接踵而起。共有五十餘社。遂使輪路縱橫。街衢四達。而猶日夜興築。皇皇若弗及然。據去年五月所調查。官設則萬三千八百五十里。私設則三萬零一百四十六里。今未知增拓若干。嗟乎。日本全國。抵我四川一省之大耳。而鐵道若此之多。以中國之廣袤相比較。則我之鐵道。非十倍於日本不可。而今尙不及十分之二。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何不一攷日本鐵道之事。而亦聽民之私設乎。如聽民之私設。非特利歸我民。不致攘於外人。卽其鐵道所經之地。爲兵力所至之地。我亦可收其權。而杜後患於無窮。是所

望於規大勢而興大利者。

二十八日。檢職員錄。竊歎其設官之衆。幾十倍於搢紳錄。此深合周官之義。而顧亭林之所謂天下小官多則盛也。竅其俸給。以內閣九千六百圓。各省六千圓爲最大。其少者每年七十圓內外。而贓墨之吏罕聞。雖由法令之嚴。亦由起居之節也。午後六時。予欣電話云。築巖無暇。

二十九日。晨九時。和田君來膓。告以將至西京大阪。擬請長岡子爵作書介紹。允即日送來。先是本求楊公使。而我公使外交事忙。且多轉折也。訪李監督。不晤。旋遇於精養軒。西餐後。即赴會館。

三十日。晨九時。仍訪李監督。晤譚壹是。午後一時。至麴町區內山下町日本勸業銀行。晤其理事五十嵐敬止。行刱於明治三十年。資本一千萬圓。分五萬株。每株二百圓。有正副總裁各一人。理事監查役各

三人皆於株主中選任與日本銀行章程相仿惟營業年限百年限滿後亦得延展其宗旨以改良發達農業工業爲主與彼不同凡購債券一張者納二十圓行中給五分五釐息內扣留一分爲割增金凡營農工業者或地或屋皆得抵借由裁判所勘定是爲不動產納行中八分息計出入共得二分五釐息行中度支盡賫於此則以資本雖祇一千萬而售出券可一億萬故得流通也其付息每年兩次其付割增金參用抽籤得彩法得則即將本利俱償不得則以一定之限期爲斷凡搖彩時總裁諸人須監視日本勸業銀行祇一所代理者都三百餘所其大較也繼觀各處一室懸耕地整理圖大率由奇零而改爲方正逐年加增一室簿籍臚列數十女工簽號蓋印一室置一器以鐵絲網爲輪徑約五六尺有柄可旋兩面相距六寸許有門可以啓閉爲納子地又有小穴爲出子地中設活動板使子不

致擁聚。別一木盛子。其子如棋大。上書號數。所用不同。故有大小厚薄數種。嗟乎。合衆人之財。借與農工之人。故事無不舉。設搖彩之法。以爲鼓舞之用。故劵無不銷。中國實業久衰矣。仿而行之。殆無有亟於是者。午後五時。爾津恂來筆譚。六時。予欣電話云。無錫留學生侯希閔毓汶。願任通譯。蓋將入千葉醫學專門學校者。



| 頁 | 行 | 字 | 誤 | 正 |
| --- | --- | --- | --- | --- |
| 第三十頁 | 第十一行 | 二十一字 | 三下 | 多點 |
| 第三十三頁 | 第九行 | 二十六字 | 腸 | 腸 |
| 第三十九頁 | 第四行 | 十九字 | 湏 | 須 |
| 第四十二頁 | 第一行 | 二十字 | 湏 | 須 |
| 第四十四頁 | 第十行 | 二十四字 | 湏 | 須 |
| 第四十九頁 | 第八行 | 二字 | 携 | 擕 |
| 第五十六頁 | 第十一行 | 十七字 | 凉 | 涼 |
| 第五十七頁 | 第十二行 | 四字 | 湏 | 須 |
| 第五十九頁 | 第七行 | 十七字 | 湏 | 須 |
| 第六十一頁 | 第二行 | 十八字 | 湏 | 須 |
| 第六十二頁 | 第五行 | 十一字 | 疾 | 疾 |
| 第六十六頁 | 第四行 | 十九字 | 噐 | 器 |
| 第六十七頁 | 第五行 | 七字 | 湯 | 陽 |
| 第七十一頁 | 第十二行 | 十二字 | 己 | 巳 |
| 第七十二頁 | 第二行 | 二十字 | 湏 | 須 |
| 第七十五頁 | 第六行 | 十七字 | 織下．多點 | |
| 仝 | 第七行 | 七字 | 以 | 似 |
| 第七十六頁 | 第四行 | 十字 | 湏 | 須 |
| 仝 | 仝 | 二十三字 | 湏 | 須 |
| 第七十七頁 | 第七行 | 十二字 | 廷 | 延 |
| 第八十一頁 | 第九行 | 二十二字 | 湏 | 須 |
| 第八十八頁 | 第七行 | 十九字 | 磺 | 黄 |
| 第八十九頁 | 第四行 | 二十六字 | 涸下．脫點 | |
| 第百二十一頁 | 第八行 | 十四字 | 湏 | 須 |
| 第百二十八頁 | 第十一行 | 十三字 | 工 | 衛 |
| 第百三十頁 | 第五行 | 十六字 | 湏 | 須 |
| 第百三十二頁 | 第七行 | 三字 | 湏 | 須 |
| 第百三十五頁 | 第五行 | 十二字 | 湏 | 須 |
| 第百三十八頁 | 第七行 | 一字 | 湏 | 須 |
| 第百四十頁 | 第五行 | 夾注 | 三下．脫點 | |
| 第百四十一頁 | 第四行 | 二十四字 | 湏 | 須 |
| 第百四十二頁 | 第十二行 | 二十四字 | 湏 | 須 |
| 第百四十四頁 | 第六行 | 一字 | 書下．脫點 | |
| 第百四十六頁 | 第七行 | 十字 | 湏 | 須 |
| 第百五十頁 | 第十一行 | 二十一字 | 閒 | 閑 |
| 第百五十六頁 | 第六行 | 十七字 | 姫 | 姬 |
| 第百五十九頁 | 第五行 | 十七字 | 鍾 | 鐘 |
| 仝 | 第九行 | 五字 | 巳下．脫點 | |
| 第百八十一頁 | 第二行 | 十二字 | 縻 | 糜 |
| 第二百四頁 | 第六行 | 二字 | 九 | 八 |
| 第二百七頁 | 第十行 | 二字 | 祇 | 祗 |
| 第二百八頁 | 第三行 | 八字 | 與 | 與 |
| 第二百九頁 | 第一行 | 十四字 | 姫 | 姬 |
| 第二百十八頁 | 第九行 | 二十六字 | 文下．脫點 | |
| 第二百二十頁 | 第十二行 | 二十字 | 撰下．多點 | |

凡我國應敬謹避寫之字日本皆無缺筆字此無可如何也敬記於此